觀察

第五卷　第七期

專論

美援究竟能幫多少忙？　程子汶

工業化與人格　潘光旦

我主張中學不要教文言文　李振平

歐洲通信

波蘭之行（下）　葉君健

生活與文化

道德的眼鏡　劉緒貽

觀察通信

我逃出了長春　觀察讀者投寄

又一篇關於共區生活的報導　觀察讀者投寄

廣西在尋覓一條道路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看守所　魯覲

書評

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　嚴中平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台灣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訂閱價目

三個月：平寄：一元八角　掛號：一元九角　航平：二元六角

六個月：平寄：二元七角　掛號：三元六角　航平：三元八角　航掛：五元二角　澳門：五元四角

香港：港幣八半年平寄　港幣十元•航平

國外：•半年美金二元　郵資漲價•酌扣寄刊

觀察合訂本

第一二三四卷上下冊　共計八冊•每冊二元　郵包費：掛號每冊四　分抗掛每冊七角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一百五十元

普通：全面一百四十元　半面八十元　⅓面五十五元　¼面四十五元

照碼貲收•刊費先惠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二分　掛退：附郵五分　航退：附郵一角　航掛退：附郵一角五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生產要素四分法合理乎

編者先生：讀五卷五期樊弘先生之「傳統經濟學何以竟成了阻撓中國進步的絆腳石」一文，謹述愚見，請樊先生指正。

我完全同意樊先生所說的傳統經濟學第二點的不合理情形（見原文），至於第一點則不盡謂然。樊先生說：「生產要素四分法爲不合理，而商品之價値與效用都是勞動所產生」，且强調限於現在的勞動，故說利潤、地租、利息之分配爲強佔、剝削。現在我們先看利潤。事實說明在現代複雜的生產過程中，實行經濟管理是必要的，且實行經濟管理有利於適應生產之收益，換言之即企業家（定義）在現代之生產過程中爲必須，而且有利。企業家以精神或智力勞動（Mental Labour）作經濟管理，而樊先生既承認經濟管理之勞動爲廣義之勞動，吾人自應給予報酬（即利潤）；因經濟管理而增加之收獲遠較一勞工參加普通工作而增加之收獲爲多，企業家之利潤當亦較工資爲多，故企業家既爲現代生產所不可缺少者，而又應有其報酬，其爲生產要素之一當不可否認。

我們再看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曾否參加生產？有無功勞？應否取得利息？樊先生不信麵包會自由加倍，我說「勞動能無中生有」亦爲迷信。現代社會中絕少直接生產，更少無須成本之原料，故如無資本（包括成本，工具等），勞動將何以生產？生產何物？在現代之農業或工業中均須工具，如無資本，則工具自何而來？故吾人可斷言：至少現代資本曾參與生產，即生產須要資本。樊先生文中引里嘉圖之理論說：資本是過去勞動之化身而所得係現在勞動所生產。我承認第一句話絕對眞確，至於第二句則不以爲然。資本既爲勞動之化身，亦即勞動之儲存，故在其參與的生產過程中，可視爲資本家以儲存之勞動參與生產，亦爲勞工；所異者，爲出售勞力之先後而已。既爲勞工，當亦有工資（即利息）。今更以例及數字說明之：如在生產開始前商品價値爲 N_1，勞工以手工工作，在將 N_1 毀了之後，又創出 $2N_1$ 之商品來。在最原始之直接生產中所多出之 N_1 當純粹爲現代勞動所創造，如加入資本（機器），以同樣之勞動，在消毀 N_1 商品後，可又創造 N_2 商品。試問 N_2 與 $2N_1$ 之差是否應歸給資本，抑仍歸給勞動？如仍認爲爲勞動所創造，則是現在之勞動剝削儲存之勞動，因儲存之勞動（機器）永得應有之報酬也。如上所說，資本既曾參與生產，又因之而創出 N_2 與 $2N_1$ 之差之商品，又應得其工資——利息——其爲生產要素之一當亦不可否認。

無一項生產不須土地，此爲衆人周知者。如無土地，勞工即將無用武之地，無法生產。故生產之須土地顯而易見。土地經若干代資本與勞力之經營開墾，已不復爲原始之土地，已成爲商品，地租之所以產生即因各土地之價格不同，給與生產之利益（如地位，沃度）程度不同。如土地無利於生產，則地租必不會產生，故土地之有利生產亦屬易明。地主在購有土地時必曾償還地價，即開墾該地之勞力所須，地價所須爲資本之一部份，亦屬勞動之儲存，故土地亦爲有用之勞工，應有工資（即地租）。

企業家、土地、資本、既爲生產所必須，而又有利於生產，資本之得利息，企業家之得利潤，地主之得地租又爲合理，三者自應爲生產要素，再加勞動，生產要素仍須四分。

遺產所得似爲不勞而獲，但亦可被釋爲儲存之勞動之贈與，想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中「贈與」之行爲亦不可視爲非法。且我們有遺產稅與累進法之規定，故本文不再予討論。

翁詠霓　十月二日　蘇州

"世界知識"周刊擴大徵求

直接訂戶一月（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十一日）

你要是不出戶明瞭世界動態嗎？

你要節省時間有人代你配購圖書享受折扣優待嗎？

請即直接訂閱

世界知識。

「世界知識」是一本廣受各方歡迎的國際問題綜合周刊，創刊於民國二十三年，執筆者均爲研究國際問題專家，立論正確，選材嚴謹，值此國際風雲變幻莫測之時，更是幫助你了解世界認識世界的不可少的讀物

•直接訂戶優待辦法•

一、新訂戶：照定價八五折，續訂戶：照定價七五折（續訂戶須註明原訂單號碼）

二、訂戶選購本版圖書一律七折

三、學校團體集體訂閱十份以上（須統寄一處）七折

•介紹直接訂戶酬答辦法•

讀者熱心介紹本刊訂戶一律享有下列之酬答

一、凡介紹新訂戶滿三份者贈送價値一元之書券一張（該券可向本社訂購本版圖書十足抵用）

二、凡介紹新訂戶滿五份者贈閱本刊三月

•訂閱刊費•（三月共十二期計）

新訂戶（八五折計）　續訂戶（七五折計）

金圓二·七五　金圓二·四五

另加郵費：

平寄　免收　掛號　金圓·一二

航平　金圓·七六　航掛　金圓·八八

•訂刊手續簡便迅速•

讀者惠訂本刊僅將姓名地址（如係續訂註明原訂單號碼）連同刊費郵費寄交本社訂戶科即可奉刊

世界知識社發行所

社址：上海（○）河南中路八十二號（八十弄內）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觀察

儲安平主編

第五卷第七期

三十七年十月九日

本期作者

程子汶：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季振平：二十年的中學教員
葉君健：作家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魯　勸：
嚴中平：倫敦大學研究生

美援究竟能幫多少忙？

程子汶

一、美援的核減與經過

自從去年中馬歇爾返美以來，美貸五億元就此落空；政府沮喪之餘，大唱「自力更生」的論調。恰巧國際局勢由冷戰漸漸變熱，美人於杌隉不安的情緒下，再感對華貸款之必要，幾經醞釀，援華之說終告成熟。本年二月初，美總統向國會提議五億七千萬美元援華。此欵規定分十五個月撥付。嗣於三月下旬，國會核減五億七千萬美元爲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分十二個月撥欵，並且劃出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作爲軍事援助。所以用於經濟援助的，祇有三億三千八百萬美元。最後到了六月中旬，美國參衆兩院通過折衷方案，又從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核減爲四億美元，分十二個月撥欵，仍劃出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軍事援助。所能用於經濟援助的，祇剩下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此欵從卅七年四月份起，至卅八年三月份止，分四期撥付。茲列表於後，顯示原來核定物資和多次削減後的物資情況：

單位：萬元

	原來核定物資價值	第一次核減餘額	第二次核減餘額	第三次核減餘額
穀類(米麥)	一三、000美元	一0、五00美元	八、五00美元	七、000美元
棉花	一五、000美元	一一、五00美元	七、二五0美元	七、000美元
石油及石油產物	一一、000美元	九、一00美元	六、五00美元	五、000美元
肥料	三、000美元	二、四00美元	二、四00美元	一、五八0美元
烟草	二、八00美元	二、二00美元	一、000美元	—
金屬	二、四00美元	一、九00美元	—	—
醫藥用品	五00美元	四00美元	—	—
煤	三00美元	二五0美元	—	—
補充生產設備(配件)	三、000美元	二、四00美元	二、000美元	一、000美元(近增爲三千五百萬美元)
總數	五一、000美元	四0、四五0美元	二七、六五0美元	二一、五八0美元
特別建設費	六、000美元	六、000美元	六、000美元	六、000美元(近減爲三千五百萬美元)
總數	五七、000美元	四六、四五0美元	三三、六五0美元	二七、五八0美元
行政費	—	—	一五0美元	一二0美元
總數	五七、000美元	四六、四五0美元	三三、八00美元	二七、七00美元

從上表可以看出最後一次核減的物資裏面，已經刪去了原來核定的烟草、金屬、醫藥用品、及煤四種。同時主要物資中的穀類、棉花，石油、肥料、四種，比了原核定價值減少了百分之五一．五。至於補充生產設備，也比原核定價值減少了百分之六六．七。特別建設費，自始沒有變更過，六千萬美元還是六千萬美元。但最近由美援建設調查團團長史蒂爾曼宣稱：將六千萬美元特別建設費，和一千萬元補充生產設備，併作工業專欵七千萬美元。以三千五百萬美元作爲工業建設之用，餘外三千五百萬美元作爲購置工業配件。如此就比原核定補充生產設備三千萬美元，增加了百分之一六．六。比第三次核減餘額一千萬美元，增加了百分之二五〇。這是說明多少生產工具的擲換，是超過了一般人想像之外。所以從整個表上看來，補充生產設備是全部物資經過核減後，惟一的超過了原來核定數字的物資。行政費在原核定物資裏沒有估計在

內，再第一次核減餘額，應爲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但上表所示，是四億六千四百五十萬美元。這是說有一百五十萬美元的行政費，沒有在物資價值裏剔出。但第二次核減餘額和最後核減餘額，都把行政費如數提開了。所以最後核定總數，扣除了一百二十萬美元行政費後，比了原核定總數實際減少了百分之五二。

二、實際能派用途的美援是多少？

甲、能否平衡國際收支——在這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經濟援助裏面，有三千五百萬美元的特別建設費，是應當扣除的。因爲中國在目前國窮民貧的時候，要沒有這三千五百萬美元來作特別建設，中國決不會無端支付這筆外滙。所以剩下的三億四千萬美元物資，纔是中國真正需要進口的物資。但是這筆款子規定分四期訂購物資進口，最末一期是在明年第一季，所以本年祇有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亦即一億八千萬美元可用以正式平衡國際收支的。關於本年度國際逆差，據某一較可靠來源的估計，約爲二億二千二百餘萬美元。用上項美援平衡後，仍有四千二百餘萬美元的逆差，無從平衡。

乙、能否平衡財政赤字——關於用美援來平衡財政赤字，這個問題，並不單純。因爲美援物資售款所換的金圓，要存在中央銀行的專戶賬上。支用任何一筆款數，都得獲得美方的同意。再者，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經濟援助中，還得除去幾筆款項後纔談得到用來平衡預算赤字。其中如特別建設費三千五百萬美元，行政費一百二十萬美元，和鄉村建設經費二千七百五十萬美元，是不能用來平衡預算的、還有美援物資中的棉花七千萬美元，不向市上脫售，據說是與紗廠交換紗布，其中百分之五十，是預備外銷，另外百分之五十，作爲內銷。所以有三千五百萬美元的外銷紗布，是不能用來平衡預算的。除去以上四筆款數外，祇餘下一億七千六百三十萬美元，折合金圓是七億零五百二十萬元。關於本年度歲出入，據財長王雲五於八月二十日談話中聲稱：今年歲出，約當三十六億金圓。歲入，約計二十四億七千萬金圓。兩比赤字數爲十一億四千萬金圓。但上述七億零五百二十萬金圓物資是分四期進口，最末一期在卅八年第一季，所以本年祇有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亦即五億二千八百九十萬金圓，可用以抵補本年度財政赤字外，尚有六億一千一百一十萬金圓的赤字，非美援可以平衡。所以要用美援來平衡本年度預算，除非是照原來核定的美援數額，同時要其他條件，如像下半年度的物價和歲出數字都不變，否則也是徒然。這裏有二點，必須指出，第一、所謂美援，全是物資，其中穀類、棉花、及肥料的成本，都比國內市價爲昂，幾乎高達一倍，所以物資脫售後，換得金圓款數，比了美元作價，應得打個折扣。第二、所有物資售款，即使美方同意用來平衡預算，最多恐怕也祇有售款的三分之二罷了。

丙、能否補充貨物的缺乏——這次美援中最能裨益我國的主要物資是穀類，包括米麥。其次是棉花、石油、和肥料。現在按照我國產消情況來估計一下，這些美援物資中，對我國國計民生最有影響的主要貨物，所能發生的補充作用，究有多少。茲將穀類、棉花、石油、及肥料與美援物資來核算一下，看能補充我國多少的貨物不足額。

1.穀類——所稱穀類，是指米和麥。不過到現階段爲止，進口的美援穀類中，沒有見過麥，祇有麵粉。據糧食部估計，本年度全國稻穀產量，約爲九億二千七百四十八萬餘市担。但因水災戰禍相尋，本年可資運用者，約稻穀八億一千三百九十三萬餘市担，折合米約爲四億零六百九十一萬餘市担。小麥約三億二千七百七十八萬市担。至於米的消費，約計六億八千二百七十七萬市担，小麥的消費約計六億三千六百四十三萬市担。兩比本年度缺米二億七千五百八十六萬市担。缺小麥三億零八百六十五萬市担。再看美援穀類，計值七千萬美元，可購米二十二萬五千公噸，等於四百五十萬市担。但本年可資運用者，祇爲上項數量的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數額，亦即三百三十七萬五千市担。再有美援小麥，計十七萬八千公噸，等於三百五十萬市担。但可資運用者，本年亦祇九個月數額，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市担。將上項美援米麥補充本年度米的不足，由於供需懸殊，食米仍缺二億七千二百四十八萬餘市担。小麥仍缺三億零六百餘萬市担。可知美援對我國本年度糧食的補充，直等於杯水車薪。

2.棉花——據本年八月廿六日農林部與全國紡織聯合會聯合公佈，本年度第一次全國棉花產量估計，是一千一百三十三萬餘市担。重要棉產區，目前差不多都在戰區中，所以本年度最多可資運用的棉花，祇有總產量之百分之三十，計共三百四十萬市担。但目前由上海關係方面估計，全國實際開工紗錠爲三百六十萬枚，約需原棉不足一千萬担。但加上手工紡紗、棉被胎、以及棉衣需要，約共需一千三百萬市担。兩比不足九百六十萬市担。再看美援棉花計值七千萬美元，約可購棉一百五十萬市担。但此數需分四期運用，最後一期是明年第一季，因此可以補充本年度棉花生產不足的，祇有一百五十萬市担的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數額，亦即一百十二萬五千市担。所以本年度縱有美援補充棉產缺乏，無如供需懸殊，本年度原棉仍缺八百四十七萬五千市担。

3.石油——本年度全國石油總產量，估計約爲三千九百六十萬加侖。前據行政院翁院長宣稱，本年度汽油產量希望能達到一千八百萬加侖，惟據一般估計，本年最多可生產一千五百萬加侖。至於燃料油希望能達到一千五百萬加侖，據說頗有此可能。再有柴油產量，據以往統計數字，估計今年可能達到一百六十萬加侖。同時煤油產量，可比卅六年增加一倍，計達八百萬加侖。但據本年八月一日輸管會汽柴油分配委員會披露，卅六年七月一日至本年六月卅日止，各項油類進口總數量，計達三千六百六〇億九千九百七十八萬加侖之多。這是說中國除了自已生產微乎其微的一點油類外，還要消耗如許龐大數量的油類。再看美援石油計值五千萬美元，約可購四億八千一百餘萬加侖。但本年可資運用者，祇爲上項數量之十二分之九，即九個月數額，亦即三億六千零七十八

萬餘加侖，以之補充石油之缺乏，也是等於杯水車薪。

4.肥料——據估計所得，全國化學肥料年產量不足十萬噸。但消費量約達五十萬噸，兩抵計不足約達四十萬噸，再看美援肥料計值一千三百八十萬美元，可購化肥二十二萬六千八百餘噸。但本年可資運用者，祇爲上項數量之十二分之九，卽九個月數額，亦卽十七萬零一百餘噸。所以本年度縱有美援化肥補充本國年產量之缺乏，但本年度仍不足化肥達二十二萬九千九百噸左右。

三、結論

綜觀以上各種估計數字，可以看出美援對中國本年度的幫助，不但沒有像一般人那樣的可以樂觀，簡直等於 token Aid 一樣。但就這點美援，是否能夠好好運用，也要看政府的如何安排。筆者在此提出幾點意見：(一)撙節開支，嚴格運用，免蹈以前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之覆轍。請看美援還沒正式運用，本年五月十二日香港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社評「對華美援」，就担心美援會像租借物資之被集體貪汚一樣的送進了官僚資本的荷包。筆者認爲這決非過慮，事實確有可能。前次租借物資一到，國人看做肥羊到了，於是千千百百的人，如蠅附膻似的大小職員上下其手。一大半物資消耗在貪汚和人員費用開支上面。高級職員享用之盛，令人咋舌。一小半物資都賣進了奸商手中，或者腐敗了，流諸海中。(二)凍結之款，應由央行繳存庫國，不得運用。本年八月九日南京中央日報社評「他們將要擊敗美援，說有兩個國家銀行，和一個地方銀行，在美援售款上轉念頭」。該報曾提出三點，其中一點是美援物資售款，必須直接立卽解交央行。筆者對此覺得尚有補充的必要。所謂存戶賬的凍結，是指在規定期間內，不許動用。其作用在限制存戶的隨時支取，但此種限制，並不影響所存的銀行的運用。因爲銀行祇有到期支付的責任，沒有把凍結款項呆擱在庫裏的義務。所以在存戶方面講，已被凍結。在銀行方面說，依舊可以運用，也就是說依舊可以成爲一筆遊資，在市場上掀風作浪。所以筆者特別提出，央行應把此款如數提撥國庫，不得運用。雖然美方必然提出反對，但似乎仍可協商的。(三)停止舉辦一切緩不濟急的建設，以免增加通貨數量，抵消收縮政策。關於這次美援的目的，中美兩國是不同的。美國人眼中所看出來的急，不一定就是中國人所稱的急。受援國家可能認爲美援售款，應用諸收縮通貨、平衡預算、穩定物價、以救燃眉之急，但給援國家不一定是那麼想法，它認爲應當舉辦發展中國生產的建設，開發美國所需原料的生產，和國債的償還等的緩不濟急的急。筆者覺得劉不同所說的一句話，也有意思。他說：「『有的』的國家，不能基於自己的戰略或經濟政策，利用金錢或物資以奴役『無的』國家」。一個國家所急的是什麼？當然當事國本身知道得最清楚。毋勞別國來代籌何急何緩。若然給援國是誠意的話，儘可先把燃眉之急解決了，再繼續來解決次要急的問題。這次美援建設調查團長史蒂爾曼，將補充生產設備，從一千萬美元提高至三千五百萬美元。同時把工業建設六千萬美元減爲三千五百萬美元，到是非常合理的舉措。

工業化與人格

潘光旦

任何事物不宜乎太多，尋常公認爲好的東西也不宜乎太多。飲食是好東西，分量太多的結果是噎、是漲悶、是消化不良、是『禍從口入』。我們雖不能因噎廢食，却也不能不防這一串從噎開始而可能歸結到死亡的禍害。工業化也就是這樣一件東西。

工業化的零星弊病，在若干先進國家是早經發見而曾不斷的設法加以挽救的。挽救的成效如何是另一問題，但挽救的誠心與努力我們不能懷疑。英國百餘年來的制作，始於社會立法，終於社會安全，便是最好的一例。不過對於整個工業化制度與文明發生疑問，乃是近頃二三十年以內的事。這可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唯有工業化充分發展的國家才有資格發動這樣一次戰爭，也唯有同樣資格的國家才有足夠的力量，來爭取一日之長，而終於把戰爭結束。戰爭的鉅大創傷第一次給西方人士以一個够分量的刺激，教他們深思，發他們深省。所以在一九二〇年前後的十餘年間，充斥於西洋著作界的有兩類作品。在時間上較早的一類是直接分析戰爭的危害的，我們略過不提。較晚的一類則比較間接，而致力於近代戰爭所由演成的種種因緣。此種因緣的推敲勢不能不牽涉到工業化，而一經推敲，更不免發見工業化流弊所至，初不限於戰爭一端，而深入了文明的膏肓腠理。記憶所及，有三種作品是值得在此一提的：一是弗利門 (Freeman) 的『社會的衰朽與社會的再生』；二是介士 (Chase) 的『人與機器』；三是柯勃侖茲 (Coblenz) 的『人的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此種深思與深省，顯然的是只有增加，不會減少。稍知藹目時艱而稍能超越衣食瑣瑣的人，都在問，文明往那裏走？甚麼文明？還不是工業化的文明麼？事至今日，大抵除了想『迎頭趕上』的蘇俄與中國人士而外，對於整個的工業化制度與文明，沒有幾個不感到惶惑的。

最不能不教人惶惑的一點是：工業化以人爲芻狗。自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所標榜而資以號召的是，提高一般人的生活水準與增加一般人的生活福利。然究其實際，有兩層是很清楚的。一是所提高與所增加的祇是一些尋常的器物之用，從燈水起，到汽車收音機止，那一件不是物用？至於利用這些器物的一個利字，究竟指着甚麼，(例如，坐了汽車究竟做甚麼，收音機又收些甚麼？)還有待於研究與證明。二是此種福利之所被並不普遍，事實上很不普遍。在工

業化具有相當成績的國家裏，無論其爲資本主義的美國，或社會主義的蘇俄，似乎工業化的果實，到目前爲止，只便宜了少數人。在美國，這是明目張胆，毫無掩飾的。在蘇俄，儘管理論上一切爲人民，爲社會，眞正充分享受到這些的還是一部分上層的統治人物，克拉夫青周(Kravchenko)在『我選擇了自由』一書裏所描繪的種種，除非是一派胡言，總有幾分眞實。總之，工業化的積極的利益，表面上很具體，實際上則很浮濫；名義上的全民，底子裏則僅僅成全了少數人的物欲。

反過來，工業化，在消極的一方面，對大多數人的不利，却是很實在的。我不說那些妨礙體格健康的許多弊病，女工、童工、長時間的工作勞倦、工廠設備的不衛生，一部分工業原料與工作過程中的毒害，對於工場與機件的危險，因防範難期周密而發生的傷亡等等。這些是多少可以預爲之地的，廠家可以自動的做，工人可以要求着做，政府可以監督強制着做；事實上，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也已經做了不少。我要說的對人的不利完全屬於另外一類。這一類的不利有兩個特徵。一是它們根本從機械式的生產方法產生，是工業化過程中內在而無法擲開的一部分；除非停止工業化，除非取消大規模的機器生產，這些弊病也就無法袪除。二是這些弊病所牽涉到的不止是服用便利與體格健康的一類問題，而是更基本更久遠的生命意義與生活趣味的問題，除非有一套新的人生哲學，教我們甘心承認，人應當做芻狗，國家的芻狗，社會的芻狗，制度的芻狗，生產的芻狗，機器的芻狗，我們無法否認這些不是流弊，而不謀所以解救之道。

機器生產講求分工，成品的性質愈複雜，則分工愈細。分工愈細，則所責成於任何一個工人的努力愈單純，愈狹窄，愈刻板單調，愈沒有變化。任何人生而具備種種能力，我們指望一切能力都可以有充分的發展，可以作過度的運用；如今在極細的分工局面之下，其所能發展與運用的勢必祇是百般能力中間極小的一部分。甚至於此極小的一部分不免的畸形的發展，過度的運用。分工下的生產，誠然是多了，快了，成品也誠然是整齊了，標準化了。但對於人，對於每一個工人，却成一種凌遲宰割的局面。不用說，這局面是健全之反，健與全是分不開的，不全就是不健，不健生於不全。此種不健全的情況，國家爲了『迎頭趕上』，爲了爭取市場，充實國力，準備戰爭，私人廠家爲了累積更大的資本，從事更多的生產，榨取更豐富的聲色貨利的享用，可以長久不問；工人們爲了升斗之資，爲了一己的餬口，一家的僅免於飢寒，也許可以暫時隱忍，但日久影響所及，勢必爲各個人格的支離破碎，而通體社會的杌隉不安。近代工業化的福利愈增加，社會生活愈千瘡百孔，綏錯難安，這可能就是最大的癥結所在。此其一。

生活不能無工作。工作不能不憑才能興趣。心理品性中遺傳的根柢比較富厚者，我們叫做特殊才能；特殊才能更有發展與運用的要求，此種要求的動力，與夫發展與運用之際的情緒上的種種，我們叫做興趣。我們試將工業化生產制度下的才能興趣又是怎樣發落的。它沒有發落，它根本不管。負組織、管理、指揮、設計、繪制藍圖的責任的那部分人，在這方面是不落虛空的，他們多少根據了他們的特長，受過教育，得過訓練，見諸行事，施諸實用；求仁得仁，也許可以無憾。但絕大多數分別死守着某一種機器的某一角落的工人又如何？裝置一隻螺絲釘，搭配一個齒輪，鑲上一塊玻璃，銲上一節管子，並且裝、配、鑲、銲上若干年月，試問這其間所需要的才能與所滿足的興趣究有幾何。天地生人，禀賦雖有厚薄，總也不至於薄到如此地步，更不至於絕大多數的人都薄到如此地步。總之，工業化的生產制度，無論其爲社會主義下國家所經營，或資本主義下私人所經營，所關心的，始終不過是更多的生產，更大的市場，公私資本的更雄厚的累積，一個幾年計畫的更加速的完成，而從來不是每一個人的才能興趣。有人很俏皮的說過，工人可以摸熟一部機器的脾氣，而廠家資本家對於工人的脾氣，向來未嘗一摸，不屑一摸！機器居然有脾氣可摸，而人則雖有脾氣而形同虛設，摸索無人，這豈不更足以坐實我們的芻狗之說麼？此其二。

一個人身心品性的總和，當其未發展之初，我們把它叫做人性，及其因教育與生活經驗而既經發展，我們把它叫做人格。人性是整個的，而每個人又自有其獨特的整個性。人格既從人性產生，其所企求的自亦不外一個最可能完整的發展，或各部分最可能平衡與協調的發展。人格發展的途徑不止一條，教育與一般的生活經驗而外，最重要而事實上比普通教育更具體的一條是具有遊藝性，與創造性的工作。當代比較新穎的兒童教育學說特別注重扮演，曾見美國某教育學者特別提到孔子幼年『陳俎豆』的故事，認爲是『演習即是學習』的絕好例證。近代教育學者又極言『做即是學』的道理。前者承認了遊藝性，後者承認了創造性，而兩者都承認動作或工作應該是教育的一個重要成分，對人格的發展有莫大的意義。爲甚麼？爲的是：遊藝性的動作背景裏總有一個完整的場面，創造性的工作，憧憬中總有一個完整的物品；場面終於會演出，而演出時總有幾分推陳出新；物品終於會成就，而成就時總有幾分心裁獨出。這些和人格發展的完整的要求顯然有極密切的關係。單單場面的演出與物品的成就，既和一般的完整的要求相配合；而推陳出新與心裁獨出更和一人獨特的完整的要求相呼應。唯其兩種脗合，內外呼應，所以幼兒自發見自我的存在之日起，對於扮演與創作的活動，興趣的濃厚與持久幾乎要在其它任何事物之上。百玩不厭的恩物與遊戲大都帶有扮演性。幼兒對一己大小便的動作與產物無不感莫大的興趣，且往往彼此引爲笑樂，論者分析此種興趣，認爲與其說是出乎不自覺的性的動機，無寧說是發乎比較自覺的創作的願望；溲溺糞便顯然是他的最早而最不仰仗別人的一些創作的過程和成品。我認爲這分析是很對的。

工業化的生產工作說不上遊藝性和創造性，是再淸楚沒有的。對發明家，還自然是很說得上，但發明家能有幾人？對企業家、設計家、工程師之流，多少也還說得上一些，但人數也極有限。至於一般的工人，則完全說不上了。在

事先，工人雖也知道總有一個完整的圖案，在事後，他自然也會看到一件完整的成品，但這些究屬和他沒有多大的緣分。當其工作之際，他但須揣著依樣的葫蘆，泡製如法的丸藥；推陳出新，心裁獨出，是絕對的沒有地位的。及物品製成以後，說他完全沒有名分，當然不是事實，但名分究有多大，在成品的那一角落，就很難明白指出了；即使可以指出，說來又是機器之功，和他並沒有眞正的因果關係；事實上，眞正算得是他的也確乎只是一些侍應之勞而已。總之，工業化的生產工作在性質上無法不抹殺人性中游藝與創造的要求；不甘抹殺而故自標新立異的工人儘有，但一旦加入此種制度而欲有所表見，勢必不但無功，而且有罪，因為他玩忽了工作時間，破壞了製作標準。這在實際上是不能想像的。正唯其不能想像，乃知工業化生產的所以否認人性，芻狗人生，又多了這樣一個方面。我是承認遺傳有其重要而流品生而不齊的一個人，但我決不相信能發明、能設計、能有所創獲的人才只限於現行制度下的那麼幾個。此其三。

這三種流弊，有一於此，就足夠教一個人的人格負上很大的創傷，何況三者同時存在，並且事實上又合為一體了呢？受到此種創傷的人格說不上獨立，更說不上尊嚴，更嚴格的說，他的人格已經被剝奪，他是一個奴隸。近代以前，西洋的艨艟巨艦是靠奴隸划槳來航行的；每一支槳上必有一個固定的奴隸，用鐵鍊長期鎖住；除了最低限度的食息而外，他只能有一種動作，就是不斷的划划划划到體力不能支持為止。從本文的觀點看，現代工業生產制度中唯一眞正現代化的一點，比起這種大船來，是在那支槳的地位上換上了一部機器。

不過做機器的奴隸只是奴隸化的第一步。接著還有很長的一串。第二步是此種人成為一種制度的奴隸；離開了這制度，不竭力遷就這制度，他只有餓死。第三步奴隸化過程中的主子就是團體，就是所謂社會。成事既須完全靠機器，集事又須完全仰賴別人的湊合，一個人自己自更無餘地餘力，來有所作為，有所表見。約言之，他不能不以所屬的團體作為生死以之的「靠山」；他只是人海波濤裏的極微細的一個分子，他的動定起落完全要受波濤的動定起落的擺布，絲毫不能有所掙扎。如果我們只願意看見問題的一面，而自己強為慰勉，故作歡笑，我們可以說，目前說的也正復大有人在，還是生活的面面逢源，邊邊接榫，脈脈相貫，息息相關；這才是合作分工，打成一片；對此，羣居方式，便臻上乘，社會演進，方躋涅槃！否則，唯一剩餘的結論是，每一個人都成為團體的附庸，團體的牛馬，團體的奴隸，事實上每一個人的那個「人」已經是不再存在。

還有第四步。他終於成為政治的奴隸。前三步的奴隸化可以說是工業化生產制度中自然引伸或演展出來的。至於第四步的演出則不能不憑藉一些額外的人力，不用說，是少數人的力量了。這少數人又分三路。一是志在應用的理論家，二是關心民瘼的理想家與改造家，三是好大喜功的野心家與政客；也不用說，第二三兩種人又往往分別以一二兩種人的姿態出現，有時候教人分不清楚。不過這三種人可能都看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機器生產發達以後，每一個人是支離破碎了的，相等於一座機器的許多零件，非先加工拼起來，絕對不成一個格局，不能有所作為，有所成就。於是，在社會與政治哲學方面，我們就有了三種不同程度的理論，一種比一種變本加厲，一是一部分社會學者的社會唯實論，二是各派改造家的社會主義，三是野心家的極權主義。這三種人與三種程度的哲學全都承認個人的「不中用」，但承認之後的行動卻不一樣。第一種人僅僅把它認識一番，紀錄下來，作為推理的資料，第二種人則想加以補救，用團結的方式來補救，團結本是一種力量，到此更從尋常的需要進入到特殊的必要；不過嚴格的說，這不是團結，而且拼湊，是收拾叢殘，團結的基本條件是各個分子的比較健全完整。至於第三種人，那就不客氣的利用這局面，侵漁這局面，局面越是支離破碎，他越可以紅黑一把抓的因以為利，於是，表面上是百鍊鋼的革命分子也終於繞指柔似的陷入了希特勒一類人的魔掌。

從做機器的奴隸開始；中間成為制度的奴隸，團體的奴隸，最後成為野心家的奴隸，是由漸而來的。唯其由漸而來，甚至於習慣成了自然，不說當事人不理會，就在研究這一類題目的人也沒有把這奴隸化的過程看一個分明的頭尾。社會主義的信仰者，特別對集體主義與計劃經濟有愛好的人，顯然的看到了極權主義的禍害，但似乎並不瞭解他們所深愛與深惜的兩種事物；有若實不肯的相去，其間實不能以寸，而這相差的一寸可能就代表在當時當地，有沒有野心家出現。寫「奴隸之路」一書的經濟學者哈耶克（Hayek）是看到了這一層的。他口口聲聲認為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興起，意德兩國先期的社會主義運動有清宮除道之功；意思等於說，此類運動先把德國的民衆領上了奴役的路，野心家如希特勒之徒才有機可乘，而[illegible]得之。但哈耶克自己卻沒有再進一步的分析，因而未能指出社會主義者自身也正復有它的前驅，有它的清宮除道的一番社會[illegible]，[illegible]就得，有如上文所說，而百數年來機械化的工業與生產制度去[illegible]了。總之，一個社會的局面必有其演程，當前的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朋友們似乎只理會了這過程的末尾，而學者如哈耶克也只看到了前面的一段；我們究極的看法是，奴役之路的第一塊石子，在工業革命開始時便已鋪上了。

總結一句，工業化必須有其「限制」，機器的[illegible]方式的運用必須有其「限制」，必須由我們作一更妥善的運用，[illegible]「運」字，決不是「任運」之「運」，[illegible]「用」字亦非「自用」之「用」。這是本文所要提出的一個認識。許多為工業化吹噓的朋友，從這個認識的立場看去，是但見其一而未見其二的，更未見所謂其二的重要性要遠在其一之上。如果這些朋友自己當過工人，或有足夠的社會想像力，可以設身處地的多思考一番，他們在吹噓之中，便不得不存三分警惕之意。至於如何限制，如何作更妥善的運用，那顯然又是一個題目，一大串的題目，並且在性質上極度的複雜，因為所牽涉到的，不止是工業化與機器生產制度的本身，而是科學技術在文明中應有的地位，以至於整個文明前途與人類命運一類的問題。如果我們足夠醒[illegible]，而另一次大戰爭暫時可以倖免的話，我相信未來一二十年之內，文明的人士一定會就這一串題目作長時的思考與差強人意的解答。**否則也無所謂，那奴隸之路反正是已經走熟了的。**

我主張中學不要教文言文

季振平

一，幾個事實

先說幾件事實：

一、文訊月刊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輯裏有劉北汜先生一篇「自清先生在昆明的日子，」記他自己在西南聯大塡寫調查表時，在課外愛讀書籍項下寫了：「愛讀新文藝作品，討厭舊文學，」於是引起系主任羅常培先生的不滿，在迎新茶會上說：「有一個學生的思想需要糾正，他說他討厭古文學，這是不成的，中國文學系就是研讀古文的系，愛新文藝就不要讀中國文學系！」話說得很激動，但朱自清和楊振聲二先生不以爲然，朱先生很憤激的說：「我們不能認爲學生愛好新文藝是要不得的事，我認爲這是好現象，我們應該指導學生向白話文的路上走，這應是中文系的主要道路，研讀古文只不過便利學生發掘古代文化遺產，不能當作中文系唯一目標！」當時辯論得很激烈。

二、最近華華書局出版的新教育叢刊：「新教師的新認識」有魏金枝先生一篇「由國文科看復古，」痛感現在中學國文課本之不合理，與各大學招生考試國文題目之無理取鬧。他分析許多人罵今日中學生的國文程度低落應該有兩個原因，（一）今日的中學生年齡比從前小得多了，初中等於從前小學，高中等於從前中學，事實上並不見得感低落。（二）中學生在今日知識比從前廣博得多，理科的、外國語的、社會科學的，全比從前强，不能只看國文一樣。和魏先生文字的意思相同的，散見於各報紙各刊物上的投考大學學生的呼聲，我們這裏不必一一具引，總之是對於國文方面的充滿頑固與守舊或竟是刁難。考生非常不滿。有的大學甚至規定學生必須作文言文，——連中學也有，這種現象在提倡語體文學三十年後的今日眞可使人大吃一驚！

三、好幾個今年升高中的青年給我來信，（因我曾經教過他們）都不滿意國文教師，認爲非常苦痛。因爲他們專講文言文，只管一個字一個字的注釋，乾燥無味，而且，大半是學生弄不淸楚的，他們也馬虎過去。一個學生第一次碰到的作文題目就是「多難興邦論」，他的年齡還不到十五歲，而且是女孩子！還有用「帖括」方法的，講完以後，不但要學生背誦，並隨時提出一句，要學生說出上下文！他們本想在大代數和物理化學之後換換興趣的，這一下連這種消極作用也沒有了！

二，到底爲什麼？

學國文，特別是文言文，其目的到底什麼？

我們看了部定的課程標準，高中的國文，第一學年以文章體製爲中心，應該附講文體各論；第二學年以文學史爲中心，應該附講中國文學演變大勢，第三學年以學術思想爲中心，當然該講思想史，另外，還要講文法，（初中是語法）修辭和辯論術。如是，就所學而言，是明白中國過去的文化，以用而言，是能解剖舊文學，能發表意見，或者，進一步，模擬。

誠如一般趨時之士所云，學生程度低落了，從前連我自己也說着這樣的話。可是我們得推求一下，有幾個中學的國文教師能夠勝任愉快的照了這個方案去傳授呢？而且有多少學校的授課目的眞是爲學生獲得知識？我們看了前面一、二、兩個事實，知道大學也者，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的入學考試一方面是擺自己的架子，一方面是和學生尋開心。所以今日一般中學生的死幹功課，不是爲了功課本身，而是爲了金榜題名。這與科舉時代讀八股作八股本質沒什麼兩樣。老實說，功課只是敲門磚，向來中國大學有一句話，入學考就是畢業考，只要你思想上沒問題，不被拘捕或「停止學籍」什麼的，很少有因功課不及格而被處分的。那麼，中學這一段就成了緊箍兒，非把你的全部精力榨乾不可，學校功課之不足，還有「升學指導」等等與「四書典腋」「大題文府」同型的東西，以濟其窮。國文，在這樣的氛圍下當然不會例外，學術史，文化史，早已拋到九霄雲外！所不同者，學生倒是不把他當作了不起的主要科，有工夫還是多弄大代數解析幾何，背誦高中英文選呢！本來國文先生就馬馬虎虎，（好一點的都當大學教師了）這麼一來更加泄泄沓沓。所以若就現狀來說，學國文簡直等於沒有意義。

不過道理也不如是之簡單，在教書匠一方面說，艱深可以文淺陋，（這句意思要活看）語體文本就是語體，頭腦空白的人有什麼可以發揮的？古文，好像咒語，我把辭源辭海把在手裏，就等於有了解咒語的寶筏，把難字解釋一遍，煞有介事的唱上幾聲，搖頭擺尾，這課書就交代了，有幾個肯依着「精讀指導舉隅」那麼樣去指導學生的？乾脆說，大多數人也指導不了！略讀就根本不必提。可是更重要的卻是思想，念典論論文、秋聲賦、黃岡竹樓記、瀧岡阡表什麼的，總不會發生左右的毛病，教師省心，學校省事，整個社會省麻煩，我想這裏面總有點道理罷。

三，讀與學完全脫節

有幾個中等學校的圖書館肯買「靜靜的頓河」「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這類書呢？他們甚至一看到魯迅的名字就害怕，頂多買一部商務的新中學文庫，又齊全又穩妥，還可以「參考」，豈不是一舉數得？可是學生偏不愛這些，他們專門愛找翻譯的，愛看有火一般感情的，欣賞巴金，同情魯迅，固不必提，等而下之，又去偷偷摸摸的研究馮玉奇了。先生在課堂講的是曹子建、劉彥和，學生下面看的卻是托爾斯泰、蕭洛霍夫；先生要學生作多難興邦論、勤能補拙說，學生可連懂也不懂，他們有他們的苦悶，他們要呼號自己的病痛，不願意無病呻吟。

劉金枝先生分析學生程度低落，是年齡小，功課多，其實並不低。我想，即使低了，也不該完全由學生負責，像這樣學習，怎樣也不會有成績的。二十年以前的大學中學畢業生，看不起現代青年的作品，那是因爲他們在入學校之前，根本有點念舊書作舊文章的底子，特別是五四運動時代的大學生，那一個不是舊學術舊文字裏打過幾次滾的？（聞一多先生在民國八年以前還不贊成白話呢，見聞集前面的年譜）根據他們的標準，當然現在程度差了，可是那個尺度也許不甚適當。我們應當知道中國語文又到了該革新的時候了，這種程度壞（按舊標準），或者正是改革前夜應有的現象。我教過許多學生，出題目正正經經作文章都不見得高明，可是自己有了意見寫一封信呢，大都能夠暢所欲言，頭頭是道。就是許多新興作家的作品，譬如北方言寫的李有才李家莊等，其動人處正不在古人成名文字之下，然而若按老標準，全可以罵一聲不通。前清秀才作迷了八股，寫不明白一封信的有的是，爲什麼不說他程度壞呢？大家都還有個之乎者也的老影子在心裏，即使不是唐宋八家，也許又來了梁胡朱葉，（啓超、適、自清、紹鈞）我以爲這全不大對勁，標準到了該更新的時候了。

四，標準怎樣更新

我上面分析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其實還沒把最基本的原因歸納進去，那就是，中國文字本身，就是一種頂煩難，頂不適用於紀錄語言的工具。關於這個問題，不是本文可能詳細討論的，但由於近五十年來拼音文字運動的展開——由盧贛章、勞乃宣、王照的簡字直到注音符號，羅馬字拉丁化，其目的全在解決中國文字與語言脫節的困難，就可以證明。始而，還是一個通俗運動，與「雅人」無關，爲了老百姓「速成」識字，不得不用這個法子，可是到如今已覺不是俗和雅的分界了，全體人民都應該有個合理的便利的紀錄工具，全體人民都應該有發表和欣賞的自由，猶之乎政治從獨裁中解放，他們的寫作與閱讀也該從舊文字的羈絆中獲得解放。我們應該明白中學生讀了十年書還弄不好一篇作文，其意義正與人民大衆不容易在短期內識字有同性質的因素。——文字艱深，脫離口語。研究文學史的人，全知道而且確信中國一切文體，其起始全是民間的，韻文是民間的歌謠，小曲，戲文，散文是民間的故事傳說和一切街談巷議，等到經過文人雅士一「雅言」，形式就漸漸變了，（孔子所說的雅言，就是講國語或官話）但因爲中國地域大，語言多，用「雅言」文字紀錄可能收統一之效，這就使初期的語體，通過了形式的修潤，而變成永遠不改易的文言。這種文言，再加上廟堂之上的政治架子，就更加離人民遠了，而專制政體，根本是以愚民爲手段的，文字距離人民愈遠，考取功名的人，三更燈火五更雞，七入號闈：八上春官，獲得舉人進士一官半職越難，越使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看得地位寶貴，不肯隨便丟棄權柄，於是就得緊抱住皇帝來榨取人民，這一套還得我以爲該當從所謂「文學革命」之時起，就打破了他。可惜是那個時候雖有人提出來平民文學貴族文學的呼聲，畢竟被語言形式的變幻萬花鏡給掩蔽住了，可以說僅僅在文字上變了把戲，而在革命的歷史背景上太少認識和發揮，所以終於不徹底的，——白話文只是新興知識分子和士大夫的新玩藝兒，並沒有滲到廟堂之上，布告、文告、訓令、呈文、照舊循因襲此，搞那幾千年幾百年流傳下來的東西，事變前，甚至連報紙的社論都很少用白話做的。林琴南的遊魂仍在爲變，上海這地方，而是所謂「海派」的被罵爲「鮑之學院風度」，一方是唐宋派之一脈之傳，學術系包辦講座，至於北平呢，大學教授在善本書室裏作「窄而深」的工作，「一點一滴」的考證，還有的老牌子新文學家，學而優則仕，高官厚爵，也早把這塊文學革命的敲門磚丟在腦後了，於是苦下這幾十萬年青學生在受罪。

從前對於文言是約定俗成，如今我們的俗變了，從前的「約」該拋棄，什麼是新標準呢，接近人民的，易了解，易使用的工具就是好的，這樣文字就是我們該學的，該拿來教育青年的。

五，搭橋還是打牆？

一定有人可以提出來，學國文是爲了明白過去的文化呀，接受文學遺產呀等等，不錯，誠然，可是達到了目的嗎？如前面所說，學生們在這種傳授下對舊文化有什麼了解呢？答覆是劉北汜先生的「討厭舊文學」，我想這並不是劉先生一個人的事，而是大多數青年的苦痛，我所教過的學生也可以算是見證。

我不知道西洋人要了解希臘羅馬是不是得完全會拉丁文，是不是在中等學校裏拉丁文比通行文字要重要。拉丁與歐美現代文字，雖不完全與中國的白話和古文同比，但總有點類似吧？有用通行歐美文字作成的，潛化了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專籍（這是專家的事）也有普通學生的讀本，我們與其要學生生吞活剝的和遺產打交道，不如專家們費點心，少作點學院式窄而深的研究，多做點而淺的介紹工作。譬如在聞一多朱自清兩家領導下的清華國文系就多少與衆不同些，（前面引的朱氏言是證據）他們至少認清了在一少數大學生之外還有急需教育的多數人，急於要嚐嚐舊文學滋味或從那裏得到一點養料的中級學生，他們使不惜化神奇爲腐朽，用最直接了當的方法注解詩經，宋詞等，或是翻譯他。其實這還不夠，應當更進一步的寫成深入淺出的文化史，文學史，乃至故事，使學院以外的青年也可以有初步的認識。還就是說，我們要給舊東西和新語言之間搭一座橋梁，也可以說給民衆與雅人之間搭一座橋梁。

通過新語言文字研究舊文化遺產，若專門一些，也該是大學生的事，往具體裏說，中等學生有沒有接受文化遺產之必要，好像還需要討論。時代進步到今日，中學生該當以求得普遍的「常識」爲最高目的，文化遺產云云，其中究屬何者該接，何者該棄，在沒有用新標準澄清以前，似宜有所等待。自然，這又太左傾了，要挨罵的，我主張至少在中學也要把從前所訂的略讀精讀教材翻一個身，從前精讀重文言，略讀重語體，如今應該反過來，有文學興趣的人不妨課外研究一點文言，將來進大學更可專門從事於此，否則，只要弄會了發表意見的本領，說得明白而有條理，我想語體儘夠了。至於過去的文化現象藝思潮，還是應該作教員的先消化了再說給學生，好像哺給幼兒乳汁一樣，不要把生硬的牛肉或雞蛋給嬰兒吃，免得患腸胃症。

像現在這樣，每次上國文都只是念一套咒語給學生聽；才正是給古今文化打了一道牆，學生從此對舊文化只有反胃作用，絕不會再歡迎他。至於對人民眼，那不用提，這道牆遲早是要崩潰的。這幾天，言論界正在議論大學招生以至考試問題，如果中學的國文課程有了根本改革，我想至少在大學入學考試上也算解決了一點困難；當然，這不過是附帶的作用。總而言之，我們希望中國文字本身將來有根本改革，例如拼音什麼的；在沒有達成以前，方言文學也沒有確立起來的當兒，姑且以語體爲全部中學國文教材，對舊的可以作研究的橋梁，對新的（如方言文學）可以作創作的橋梁，實在比過去那麼建設一道高牆，然後再讓一些聰明才智之士從牆上挖個洞，偷偷摸摸的去了解古文化或是睬一句文字革命強得多。這個意見，希望賢者指教批評。

波蘭之行（下）

葉君健

華沙

華沙被毀的程度，恐怕世界上沒有任何城市可以及得上。在這兒沒有一個完整的房子，處處都是斷垣殘壁，一片荒涼。我到時恰巧是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這些被燒紅了的牆，映着太陽，更顯得荒涼。波蘭在過去這個世紀，一直是被強鄰蹂躪着的。這一片荒涼的境界好像就是說明波蘭過去的歷史一樣。華沙原是東歐的一個古城，對於我特別引起懷傷的情緒。因爲我在小的時候，曾經學過世界語，做過人類世界大同的夢（被孫中山先所抄的那一段『禮運篇』所引起來的），因此曾用世界語寫過兩部書；在學校念書的時候，被那些不長進，不學無術，每月領四、五元津貼而做探子工作的人監視過。（可憐，這些頭腦簡單的青年，壞了心術，又誤了寶貴的光陰，沒有做出一點學問來）。後來在東京，也因了世界語而失掉了數星期的自由。這個世界語，就是華沙的一個醫生柴門霍甫博士創造出來的。我記得當巴黎解放後，我在巴黎拉丁區看到那座巍然獨存的那個有歷史性的世界語書店 Centrala Librejo 時，我幾乎流出了淚來。我現在站在華沙的廢墟上，不僅要流淚，簡直要痛哭了。然而，仔細一想，那些探子，那些英雄，那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現在在什麼地方呢？相反地，世界語還存在着，正如蕭邦的音樂一樣，只要人類不死，將永遠不會滅亡的。我不相信愚昧和無知。我相信理性和進步。以這個信念，我認爲世界語還活在華沙人的嘴上。果然不錯，當一天早晨我在那些斷垣殘壁間散步的時候，一個老婦人，羞縮地走上前來，止住我說："Sinjoro, Chu vi parolas Esperanton?"（先生，你講世界語麼？）

我當時怔驚了一下。這幾天，跟數十個國家的智識份子混在一起，不時講法文，不時講德文，不時講西班牙文，腦筋中混雜着種種人類的聲音，把語言的界限完全忘記了。但我模糊地懂得這個老婦人說的是什麼意思。所以我就信口地用這幾天講得最多的語言「法文」來回答她：『Oui, je parle Esperanto.』講完了這句話，我才覺到她是一個世界語學者，我不禁大笑起來。我把世界語忘得乾乾淨淨，連說的聲音也弄不清楚了。她自顧地微笑得，陪我散步。自然，我要問起柴門霍甫的家庭的情形。我很傷心地聽到柴氏家屬全部被希特勒殺害的故事。他現在只有一個孫子還活着，住在華沙。我本想到柴氏的墓上去放一朵鮮花的，但因路太遠，而那幾天又太忙而終不果。後來我在捷克京城也發現七八尺見方的世界語標語。可惜我自己現在已把這語言忘記光了。但因了牠，我在幼時曾做過一個理想的夢；所以牠始終活在我的心裏，不時引起我一點溫柔的感傷情緒。

華沙被劃成一片平地的區域，是那將近一百萬猶太人所住的區域（Ghetto）。希特勒把這些人幾乎全部殺死，之後又把這些房子放一把野火燒掉。至於華沙之被毀壞得如此乾淨，是因爲華沙始終不投降的原故。華沙附近是一片平地，無險可守。在這種情勢之下，抵抗希特勒的遊軍，當然要吃大虧。此外，在戰爭末期，俄軍反攻進展得快速的時候，波蘭駐倫敦的流亡政府，生怕華沙被俄軍所解放，趕快訓令華沙的地下軍起事。那知時機未有成熟，這些地下軍苦戰了好幾個星期，孤立無援，而希特勒又不立即倒台。蘇聯軍也就正如波蘭的流亡政府所盼望的一樣，不來『解放』華沙，結果那支孤立的地下軍，硬被希特勒的砲火掃得乾乾淨淨。古老的華沙城也就因此成了一片瓦礫。四個月以後，這個波蘭的首都，還是只得由蘇聯軍來『解放』。所謂『西歐』與『東歐』的分別，也就因此而起。蘇聯在東歐人的眼中，也就開始被認爲是『第一等強國』，『斯拉夫民族的救星』了。波蘭雖然也是斯拉夫系統的民族，卻一直是痛恨俄國的。這個世仇，現在卻因了這個『解放』而慢慢淡下來了。現在西歐的國家，再想利用波蘭來防蘇，恐怕是難於上青天了。

華沙的舊城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但現在也是一片瓦礫。據戰前的照片看起來，牠是陰暗，擁擠和不衛生。當我去看這雜廢墟的時候，有無數的工人正在從事新的建築。我所驚奇的是，建築的圖樣，跟戰前的那個陳舊不衛生的古城一模一樣，連一些屋頂上的石刻像也將要是一樣的。我請了一個建築師，問他道：『你們豈不是在開倒車麼？這個舊城被砲火毀掉了，你們正可在廢墟上建立起一個新的，近代化的城市。你們的共產黨政府怎麼能讓你們在這個艱難的時候，化這麼多的人力物力，來幹這種開倒車的事呢？』他微笑了一下，回答道：『你錯了。只有膚淺的美國財主，才喜歡一切都是新花巧樣的。咱們的共產黨政府是波蘭人。波蘭人有波蘭人的文化。這文化不是一天可以創造出來的。我們要把牠保留下來。』這幾句簡單的話，不但使我對波蘭人有進一步的認識，還提醒了我對歐洲的古邦與新發富的美洲之差別。在歐洲，文化的標準還存在着。在美洲，文化的標準是看『汽車的多寡，收入的多少而定』。我因此而更了解，爲什麼那些美國的學者都渴望到歐洲來遊歷，爲什麼許多美國大學的教授和副教授，教了幾年書，積下幾個錢，特別要到牛津和劍橋來當些時研究生。這個古老的歐羅巴，雖然窮，還保存着一點文化的風度和氣質。我不禁想起，咱們中國人，什麼時候能恢復自己文化的信心？咱們當了幾十年的次殖民地，什麼東西都覺得洋人的好，連在外國兜了一個圈子，一回國都是身價十倍，把那些還用着兩百年以前的原始方法種田的老百姓，嚇得五體投地，這眞是何苦來哉？

「祖國」

華沙處處都是充滿了人，男人女人，在那些瓦礫中間從新建起一個新的城市。好像新的華沙，就是代表新的波

蘭精神一樣。有許多建築工人是十七八歲的年青人，他們穿着制服，很像兵士。後來一打聽，纔知道原都是志願的勞工，爲了建起『新的祖國』而來志願做工。但政府爲了顧慮到他們的學習起見，每天只准他們做四小時的工，要他們讀四小時的書，此外並給他們一個普通兵士的薪水。他們的精神非常旺盛，身體也好，面色也顯得極爲樂觀。差不多每天早晚我都可以看到他們夾着市民，成羣成隊地豎着大旗，在街上遊行。這種氣象，很像我們民國廿七年北伐前後青年運動的氣象差不多。然而咱們的那個運動，不一會兒就被內戰的怒潮所淹滅了；而波蘭青年的這個運動，却成了新建設的原動力。我把我這觀感，說給站在我旁邊的一位華沙大學的老教授聽。他同答說：『在這一點，我們得感謝蘇聯。蘇聯幫忙把我們的那些舊勢力和軍閥趕出去了，我們因此得避免了內戰，從事建設新的祖國』。

『祖國』這東西，在東歐的國家內，是帶有極大的覺力的。這些農業國家，在歷史上一直是被強鄰壓迫着的，從沒有過獨立的政權。他們的統治王公，名義上雖然是獨立，事實上大多數是被外面『帝國主義』國家牽着線的。這次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農民和工人翻了身，才發現『祖國』眞正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情緒可想而知，連他們受過列寧主義訓練的共產黨領袖，也免不了被『祖國』這個東西所迷惑。有些人漸漸離開了『國際主義』的路線，而要做『民族英雄』了。狄托將軍便是一個例子。然而，話又說回來，蘇聯在戰爭的時候，也復興過『祖國』這東西。他們曾把沙皇的將軍蘇洛諾夫元帥及沙皇彼得大帝搬出來作爲民族英雄。東歐國家的這種民族主義，在受過幾百年的壓迫和侵略以後，忽然得到解放，免不了要爆發出來的。當我看到波蘭那種民族復興的氣象時，我立即覺得遲早會有毛病出來的。果然不錯，我一剛到捷克，便看到報上說波蘭的工黨（在東歐的國家，共產黨都叫做『工黨』或『工人黨』等等）總書長Gomulka受批評了。他與狄托不同的是，他承認了他的『錯誤』。這個『祖國』的潮流，恐怕還要在東歐波動幾下。這個波動，證明了蘇聯沒有把東歐的那些共產黨領袖變作爲自己的『傀儡』。如果狄托將軍是蘇聯的『傀儡』的話，那末早就不會有狄托這個案件發生了。然而這波動什麽時候會平息呢！

蕭邦故鄉

波蘭人民一提起就神光煥發，認爲覺得値得驕傲的，是他們的音樂家蕭邦（Chopin）。波蘭的共產黨政府，也認爲這個美貌的藝人，是他們『祖國』的永垂不朽的光榮。所以在一個清明的下午，政府特別派幾輛大汽車，送八十幾位從世界各國來的音樂家、作家及藝術家，到華沙西里以外的一個小地方去拜訪蕭邦的出生地。這是一片大平原。在蕭邦出生時，當地全是森林，現在則都開墾爲田地了。蕭邦的住處是一個獨立小屋子，被一些樹林圍着，地方清靜到萬分，我想蕭邦在兒時一定會在這兒感到孤獨的，在孤獨中他養成深思和沉默的性格，因而發展他藝術的天才。我一來到這個沉靜的小屋子，便覺得『這是一個多麽適宜於寫文章的地方！』在我們的這個世紀，因了政治鬥爭的關係，許多政治家鼓勵作家過集體的生活，跟許多人住在一起。在吸收生活經驗方面說起來，這是好的。但在創作過程方面說起來，這是最糟糕不過。在熱鬧生活中，一個人頂多能寫一些新聞體裁，短篇小說一類的東西。眞正的偉大作品，還是得在孤獨和靜的環境中創造出來的。一部作品，不獨是生活的一面『鏡子』，牠還應是作家自己的一部哲學，一部抒情詩。我們的近代批評家，只關心作品的『鏡子』作用。如果我們只須要『鏡子』的話，那末照片或新聞片子比作品要好得多了。一部作品，是代表一個作家對於人生的看法，對於人生的理解。一個作家怎能深沉理解人生，如果他不在沉靜和孤獨中對於人生加以思索？他還得在沉靜和孤獨中讀很多的書，作學問的修養。在技術方面說起來，一部十萬或二十萬言的普通長篇小說，是一字一字地寫出，一字一字地修改成功的。這是一個從早到晚，極爲機械的工作，沒有一點浪漫的成份在其中。完成這麽一本書，也起碼得有半年的安定，甚至於『孤獨』的生活。所以當許多人正在提倡集體生活時，我要勸正在寫偉大作品的作家尋找安靜和孤獨。

然而也許蕭邦的住處是太孤獨了，也許那時候的波蘭是太不幸了，他早年就得上了肺病。他的睡房是一個約莫四尺寬，狹長的小房。房門是開在正中，對着一個大廳。這兒還保存着蕭邦作曲時用的那個古鋼琴。在這廳的上方有一玻璃小橱，裏面是列着蕭邦的手的石膏模型。那是一個瘦長而多筋的手。據看守這房子的人說，這房子內的椅子，桌子，以及一切陳設，都是跟蕭邦在生的時一樣。在這大廳的另一端是一個小廳，大概原來是蕭邦吃飯的地方。這兒擺設有一個近代的鋼琴。在這兒，我們同來的那些音樂家及作曲家不禁有些手癢，第一個揭開琴蓋的是一個來自巴西的女鋼琴家，她彈了三個蕭邦的小夜曲。大家屏息不動，靜聽音樂，蕭邦的音樂沉靜而低迴，原是應該在客廳內彈的；因此他的音樂在這小小的飯廳內顯得特別地美。接着許多年青的及白髮蒼蒼的老音樂家，都接二連三地顯他們的身手。他們的國籍，從巴西一直到蘇聯，包括數十個國家，他們都能盡情傾訴出蕭邦的音樂，彈時全不顧國籍。當我看到他們的手指在琴上跳躍的時候，我不禁想到，藝術是無國界。這也是藝術與政治不同的地方。政治家可以被時間所淹沒，藝術家則永遠活在人類的心中。不管世界的政治制度怎麽改變，像托爾斯泰、蕭邦、莎士比亞這類的人物，永遠是不會滅亡的。一個民族之不被人忘記，也是看這個民族是否產生過偉大的藝術家。波蘭好幾次被人滅亡了。但當世界的人士一聽到蕭邦時，他們就自然地記起了波蘭這個民族。

中世紀氣味

我坐了一天的汽車，到波蘭的舊都克拉謌夫（Cracow）。這是一個典型的中世紀城市，有歐洲最古的大學。當德國軍隊正在吃早飯的時候，蘇聯軍忽然出現了。所以德國軍來不及放一把野火便逃了，因此這個城市一點也未被毀。我到時正是暮色蒼茫的時候，這個城的中世紀意味特別濃。牠的風度是在斯拉夫和西歐的城市之間。牠有點像比利時的魯文，也有點像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也有點像巴黎的拉丁區，也有點像瑞典首都斯托克漢的舊城，也有點像哥本海格皇宮區。牠使我記起我所看過的一大串歐洲的都市，但哪個都市也不全像牠。牠有歌德式（Gothic），但也有巴洛克（Baroque）式的建築。那些帶着綠色的銅屋頂，使我記起波爾底克海（Baltic）沿岸的那些國家的教堂。那些直達天頂的歌德式的十字架，使我想起拉丁系民族國家內的寺院。

第二天我和幾個德國作家及一位英國的老朋友，現任世界學會秘書的奧爾德氏（Hermon Ould），一同特地去看巴洛克式的教堂。巴洛克式的建築以富麗而堂皇見稱。那些教堂眞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奧爾德氏謂，比起歌德式的建築，這類教堂完全失掉了宗教的意味。但在我這個看慣了輝煌的佛像的東方人看起來，巴洛克式的裝飾似乎要比歌德式的莊嚴得多了。在這些教堂內引起我注意的是許多波蘭的藝術家，正在修理神像。這些神像都是木刻的，大多有二百年的歷史，德國軍把牠們偷走了，藏在德國。戰後蘇聯軍在一些德國地窖中又把這些神像尋了出來，歸還波蘭。但地窖的濕氣已使許多像被蟲蛀了。現在這些人一分一寸地來修復這些與實際生活無關，代表『迷信』的古物，不禁使我一位素來反對共產主義的朋友起了感慨。他說：『如果老共們能在這忙亂的時節，撥出人力物力，來整理一點舊文化的遺產，這倒也證明他們還富

有人性，還愛好藝術。」這雖然是一句笑話，却也說明了東歐的『老共』們極富有羅曼性和高度的民族意識。他們似乎還帶有保守性了。

智識份子與政治

在我與東歐的智識份子接觸時，我特別注意『智識份子與政治』這個問題。我所關心的是：是否一個智識份子，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得服從所謂『黨性』而失掉智識研究的自由。我尤其關心的是：是否一個智識份子，為了生活或職業，得加入共產黨，以期求得保障。我提出這問題時，正是當我與一位波蘭的社會學教授及一位保加利亞的化學教授同桌吃晚飯的時候。那位波蘭教授告訴我，說在波蘭各大學中的教授，是共產黨的只有百分之五。而這百分之五的人，大多數是政變前就入了黨的。其餘的人都一直對共產黨沒有加入的興趣；事實上，他們也無法來玩黨派的把戲，因為教書的責任已經很重了。看情形，教書的人似乎沒有玩政治的必要，因為玩政治的人，有時書教不好，反而失掉了學術上的地位，掉了職業。但我感到最有興趣的是那位保加利亞的化學教授。他說：

『在咱們這批智識份子中，除了你自己外，大多數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了。東歐的新政府上台，不過只有三、四年的歷史。咱們的學問和地位都是在舊政府時代建立起來的。新政府不能因為推翻了舊政府就否認舊政府時代的學者也不要。一個政客可以隨時製造得出來，但一個科學家，一個藝術家，一個文學家，不是三年兩年內就可以製造得出來的。加入一個政黨是等於參加一個政治活動，而參加政治活動是一種職業，得以全副的時間去應付。而咱們研究學問也是得以全副時間去應付的一種職業。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怎能同時辦兩種不同的職業？要做學問就不能鬧政治，要鬧政治就辦不好學問。只有糊塗，自私自利的統治階級，才分他們的學者的心，要他們去鬧政治。請你看着咱們旁邊桌上坐的那位老頭「他並未有被革命所餓死。相反地他生活得比以前更好，壽也增高了。」』

我們旁邊桌子上坐的那位胖老頭，是蘇聯國家學院的會員，歷史學的教授塔爾列先生（Tarle）。他也是被請來參加這個智識份子會議的。他是歐洲研究拿破崙時代歷史的唯一專家，現在已有八十多歲了。他原是沙皇時代的教授，現在恐怕他還不是共產黨員。

從這類的談話中，我知道，東歐的政治雖然變了，但人還是舊的。一切東西還得從舊的基礎上做起。一個人，不管他是賢愚智愚，總脫不了人生的限制。他照例要吃飯，要穿衣，要討太太或嫁丈夫，要生小孩子。國家也是如此。牠不能毀壞一切舊的東西而卽刻能變出新的東西。是的，牠得進步。但牠得從舊的基礎上進化到新的階段。理想國不是被從天上落下來的。寫到這兒我不禁有些難過。我們過去的政治家和沒有經驗的革命家，該是殺了和囚禁了多少人，犧牲了多少有為的青年，傷了多少國家的元氣！要是中國這個國家，像歐洲的這些國家那末人口少，恐怕早就被自己弄得斷種了。我希望此後我們聰明的政治家，能夠儘量地保護我國幾個寥寥的智識份子。智識份子的特權和責任是研究學問和發表意見。他們不能做出大的壞事，因為他們沒有槍桿。

我在波蘭住了兩星期就回英國。飛機到捷克京城布拉格停下來時，我們發現從此地無飛機接着飛英。同行的有倫敦大學教授 Levy 博士，世界學會的秘書 Ould 先生，曼哲斯特導報的科學編輯 Crowther 夫婦。我們都是被同請去赴會的，所以搞得非常之熟。現在在這兒擱了淺，旣無錢，又無入境的簽照。幸臨時由捷克外交部准許在捷京住留三天。而波蘭駐捷的大使，又慨然地願意作東。這時天氣特別好。我們這幾個人，在這美麗的中歐城市，的確盡情地遊歷了三天。如果要記的話，恐怕又是一篇長文。只好在此停筆。

（九月十二記於劍橋）

（續完）

道德的眼鏡

劉緒貽

知識活動的主流

人類知識活動的對象，簡單的說，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自然，一是文化。自然包含天文、地理、動物、植物、礦物等等，文化又可分為物質的與非物質的兩大類。這些次類，又可一分再分，以至無窮。一個現代的大學，可以有五千種課程，而這五千種課程，并不能概括人類所有的知識活動。足見人類知識活動的對象，其範圍是極其廣泛的。

嚴格的說，世界上各個文化中知識活動的範圍，幾乎都一樣的廣泛，對於上述種種，無所不包。不過第一有程度的不同。比如現代文化中有科學的知識，原始文化中也有科學的知識，但原始文化中的科學知識，不及現代文化中的精細、正確、有系統，則是很明顯的事。第二有着重點的不同。比如美雅文化（Mayan Culture）着重於曆算，印度和歐洲中世紀文化着重於宗教，近代西歐與北美文化着重於科學，這也是留心於文化問題的人約略知道的。我們說着重，因為上述各個文化裏的知識活動，并不僅限於曆算、宗教、或者科學，而僅是對於曆算、宗教、或者科學，比較起來，下的功夫特別多而已。對於這種功夫下得特別多的知識活動，我們稱之為知識活動的主流。這種知識活動的主流，在比較原始的文化裏，是不大容易看得出來的。

為什麼知識活動會有主流與非主流的區別，而各個文化之中，知識活動的主流又各不相同呢？分析到最後，大約是造成與影響文化的各種因素如種族、地理環境、歷史社會背景等等交光互影的結果，因文化的不同而異，似乎沒有什麼共同的法則，至少沒有明顯的共同法則。中國自西漢以來，帝王與儒生互相為用，罷黜百家，尊崇儒術，自此而後，我們的知識活動，大體上皆以六經、論、孟為本，萬變不離其宗，雖然有時傍佛、道、名、法諸家也略一抬頭，但讀經始終是讀書人的第一要務；換句話說，西漢以後，讀經變成了我們知識活動的主流。馮友蘭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中稱這一段時期為「經學時代」，確實是很合乎事實的。

關於六經、論、孟的原本究竟如何；現存版本和原本比較，究竟相去幾許，目前我們很難確切的知道。不過大體上說，這些儒家的典籍，原來都是以早周為理想，記載與描寫周代半奴隸半封建社會的情形與秩序，以及在此種社會秩序中，各人應當如何按照其身份，（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并應用何種行為規範，（禮）做人的。漢以後讀書人的知識活動，完全用這種典籍做基礎，發揚詮釋，冀圖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近代檢討這種知識活動的人，都認為這種知識活動的目的只在維持綱常名教。（其實是一種特殊的綱常名教）從人類整個知識活動的範圍說，這種範圍是很狹小的。因為他們不獨不研究自然，也很少研究物質文化，就是非物質文化，也只研究其一方面。換句話說，他們所

尋求的知識，只是所謂「德行之知」，而這種「德行之知」，還是以西周時代的社會作背景的。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觀察三卷十九期）一文中，曾經從反面指出我兩千年來的知識活動忽略了對於自然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們，乃是想從正面指出我們傳統知識活動的偏向，究竟是怎樣偏的，而且有些什麼影響。

道德的眼鏡

上面我們說我們傳統的知識份子不研究自然，很少研究物質文化，就是對於非物質文化的研究也是拘於一隅的。其實這種說法，還不太接近事實。實際上，我們傳統的知識份子也放究自然現象（如天文），物質文化（如車、馬、輿、服），以及非物質文化中的非道德部份（如文藝哲學等）。不過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受了傳統的影響，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鏡。這副有色眼鏡，便是「德行之知」。朦上了這副有色眼鏡，中國讀書人無論看任何事物，都要通過道德的觀念（其實只是儒家的道德觀念）。其結果，好像一個戴了黃色眼鏡的人，看着世界上的事事物物，都染上了一層黃色，他們也看着世界上的事事物物，也浸染了一層道德的色彩。既然戴着道德眼鏡的人所看的世界不是世界的本色，所以戴着道德眼鏡的人所看的世界也不會是世界的本來面目，而是經過歪曲了的。這種情形，和歐洲中世紀的知識活動有些相像的地方。歐洲中世紀的知識活動的主流是宗教的，因此，在當時讀書人和世界之間，隔上了一個神，人們不能直接看世界上的事事物物，因為世界上的事事物物，都朦上了一個神的概念。地球本來是動的，是圍着太陽轉的行星之一，因為隔了一個神的概念去看，結果地球便成為不動的，而且是宇宙的中心。人本來是從高等動物演化而來的，因為隔了一個神的概念去看，結果人便成了亞當和夏娃的後裔。中國讀書人，尤其是傳統的讀書人，和世界之間，也隔上了一個儒家的道德觀念。因此他們看自然時，只能看見一個勸善懲惡的天。日蝕月蝕，水荒旱災，是天不滿意人的行為時的一種警告；珍禽異獸，瑞雪嘉禾，是天滿意人的行為時的一種獎勵。他們看物質文化時，只能看出一套用來完成儒家道德秩序的工具，所以車、馬、輿、服是不能僭越的，也是不能苟且的。他們看非道德的非物質文化時，也是一樣。所以不獨是「行有餘力」，才「則以學文」，就是學文，也必定要「文以載道」。因此，「思美人」變成了「思君」，變成了忠君之懷的不自禁的表現。談哲學雖是要明天理，但此天理，必與吾心之理同；而此心，又必需是涵蘊仁、義、禮、智、信五常德，而不為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所沾染了的本心。其結果，兩千年來我們讀書人「善迷心竅」，使得我們的文藝與哲學都多少染上了教條的色彩，斲喪了其「美」和「眞」的成份。

這種戴上了道德眼鏡以從事於知識活動的結果，不僅是看不清或者歪曲了世界的眞面目，還深深為中國讀書人養成了一種功利的根性，阻礙他們對於「眞理」與「美」的追求。中國讀書人，尤其是漢儒和宋儒，雖然自以為他們的活動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但是他們「格物致知」的目的，完全是為了要「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背負道統，頭頂綱常名教，凡與此大使命不相干的知識活動，一概棄置不理，甚且加以鄙視。從這個觀點說，我們傳統的知識活動從來沒有超脫一種實用的境界。清初樸學雖然研究名物訓詁，似乎超出了功利的立場，但清初讀書人研究名物訓詁，乃是為了要從名物訓詁之中找出孔夫子心目中一套道德秩序的原始輪廓，所以他們知識活動的對象始終不能及於與六經、論、孟無關的文物制度。傳統的讀書人怕「玩物喪志」，不願意多留情於「雕蟲小技」和「奇技淫巧」，以為這些都和他們「明善誠身」的目的無關。但是反過來說，追求「美」與「眞理」，尤其是「眞理」的知識活動，其結果雖然往往可以大大的改進人類生活，但其過程我們絕不能用功利的觀點去衡量。用功利的觀點去衡量，許多科學上的成就都會半途而廢，（其實藝術上的成就大體上也是如此。）這是只要稍稍明瞭近代科學發展的歷史的人都知道。目前我們大學裏教授的所謂純粹科學，用功利的眼光去看，似乎簡直沒有什麼意義，殺青蛙，敲頑石，這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讀書人絕對不能想像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常常覺得，中國沒有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這種功利的為學態度，恐怕是一個很重要的緣因。說到這裏，我們似乎應該申明一句，在「知識・生活・宇宙」（觀察五卷三期）一文中，我們曾經責備傳統的中國讀書人認識宇宙的知識活動不能解決實際的生活問題，這似乎也是一種功利的態度。不過同時我們也說過，他們所用的方法是直覺的方法，如果不用直覺的方法，而用實事求是的方法，去從事於與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知識活動，這樣的知識活動，起初看起來也許毫無用處，但最後往往可以幫助人類解決實際的生活問題，增進生活上的滿足。這正是我們目前需要的知識活動，我們近一世紀來所求之不得的。

要對症下藥・不要杞人憂天

兩千年來我們的讀書人戴着道德的眼鏡以從事於知識活動，不獨阻礙了我們對於「眞理」與「美」的追求，我們的文化因此成了一個偏枯的文化，我們民族還因此吃了很大的虧。自然，我們不能說我們這個文化中缺乏「美」的成就，但我們卻十分相信我們在綱常名教這頂大帽子之下，我們的文藝音樂，沒有得到應得的注意。蔡元培先生也許是感覺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平生提倡美育，實在是很有見地的。不過，「美」的欣賞還不是人類的基本需要，一個社會缺了它不一定出亂子。基本的需要是衣、食、色等生物之性。在此種基本的需要不能滿足時，一個社會一定會出亂子，談道德，談仁義，都是沒有用的。不過，要順利的滿足這些基本的需要，我們得有能力控制自然，了解人性。如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和「人性的壓抑與了解」（觀察四卷十三期）等文中所說，這是文藝復興以後，西洋大部份知識份子所走的路，我們傳統的知識份子從來不曾走過；如今雖然想步人家後塵，但仍然相去太遠。正當此時，西洋人因為經過了兩次殘酷的世界大戰，有些識時之士，認為也許他們自然科學發達的速度超過了社會科學的；人類從自然之中找出了一些偉大的力量，但人類並不曾找出一套可靠的方法來和平的運用這些力量，以謀全體人類的幸福。而且，從這一方面說，他們認為，或許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學得一些教訓。其實，這也只是很少數很少數的西洋人是這樣想的。但就因為這個緣故，百年來自卑情緒日益深刻的中國知識份子，被這些聰明的西洋人嚇着了疑慮，公然也認為我們的傳統知識——儒家思想，還是寶貝，所以值得研究，值得保留，甚至應該即時加以整理選擇，發揚光大。這種想法，即使不是被外國人欺騙了，至少也是忘記了中西文化偏向的不同，有些病急亂投藥。

目前自然科學發達的速度超過了社會科學發達的速度，大約是事實；是否因為這種速度的參差而發生了許多嚴重的問題，我們也不敢說不是。不過即使如此，這是西歐和北美等工業先進國家的問題，而不是我們的問題。西洋文化發展到了今天，在這個文化裏生活的人，有力量，也有責任，去找出一套方法來，讓人類和平相處，[illegible]自然科學的成果，而不為其所毀滅。至於中國目前的問題，和歐洲中世紀的問題有些相像，乃是要如何才能吃得飽，穿得暖等等。為了對症下藥，我們應當暫時擱下這副道德的眼鏡，盡量的去發展工業與科學。不然的話，即使找出一套再好的道德秩序來，我們也不能餓着肚子凍着身子在這秩序中好好的生活。所以如果我們要想在這方面努力的話，一定也要等到我們的自然科學發達到了相當程度才行，目前我們不獨無此能力，似乎也沒有此種責任。更有進者，目前就因為我們的自然科學和工業不發達，我們的命運還仍然緊握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當一個國家或一個人的命運被握在另一個國家或另一個人的手中時，還不認法認清自己的弱點，擺脫這種桎梏，卻「夢裏不知身是客」的津津然去談道德、和平、秩序，以取得掌握命運者的歡心，這縱然不是不自覺的奴性表現，至少也是不知羞恥之念，而作杞人的憂天。

三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於珞珈山

我逃出了長春

陶永芳

從吉林撤守說起

本年三月九日，吉林棄守，筆者在那天夜裏倉慌隨軍撤退離吉，三晝夜未進飲食，三百華里不眠不休。途中目睹美式重裝備以及近百部的卡車，都成了共軍的戰利品。由於共軍狙擊，多少隨軍撤退公務人員和商民，慘遭傷亡，或被俘回吉。近十萬軍民狼狽撤退的行列，歷時兩日，斷斷續續的進入長春。據聞吉林撤退命令是鄭洞國在八日上午十一時飛吉傳達，夜間行動，消息極祕。駐軍因時間匆促，大量彈藥物資未及銷燬。九日晨三時起，吉市成了無政府混亂狀態，二十四萬市民能走的都隨軍撤退，留吉的商民則接受暴民整整三天搶劫的洗禮。由於撤退消息祕密迅速，共軍祇能調集一團多兵力沿途截擊，幾次硬仗，我們實不勝其落花流水。但是有些人還誇稱這次的撤退為「陸上敦克爾克撤退」，眞是可笑。

吉林棄守，四平又告失陷，孤點的長春憑空增加了近十萬從吉林撤退的軍民，吉長兵力集中了，長春的防務亦得稍為鞏固。不過食糧卻增大消耗，就一般情形來看，食糧求過於供，糧價自會刺激物價的上漲。然而事實出人意外，至少在當時，糧價平穩，一般物價且有下瀉的趨勢。三月中旬，長市高粱米每斤東北流通券一千五百元，大米每斤三千元，豆油每斤一千六百元，黃金黑市價每兩三百萬元。當時因為長春市民看到吉林撤守的慘狀，深恐長春重演吉林第二，於是高官巨賈，紛紛擠出囤存，無力吞進。同時軍隊及中央機關眷屬，集體包機撤退，有權勢的，假藉公務名義，變象飛去，有財力的奸商鉅富，黃金萬能，南逃的飛機，座滿為患。[illegible]站前車水馬龍，門庭如市。大批無力乘空飛去的老百姓，把一切家私變賣，一家老幼，僱車南下，逃難平津。長瀋公路上的難民絡繹不絕，造成長春市民人心恐慌的空前現象。雖然政府一再聲明堅守長春，決不放棄，長市各報也大聲疾呼：「援軍出關，源源北上，卽可扭轉東北危局。」可是強心劑打頻了，人們的心反感麻痺不仁了。

這時一方面長春人口激減，一方面吉林逃來的難民又添滿它的空缺。所有吉林撤退中途被俘的軍人和眷屬，以及遺留在吉林的黨團公教人員眷屬，共方都允許登記，遣送長春，全部以汽車送到飲馬河西岸卡倫附近，同時自動逃到長春的人民也很多，共軍也不加以阻制。表面是宣傳共黨的寬大，實際是在實行「蠶蝕政策」。

吉林撤退後，長春老百姓心裏最恐懼的是國軍放棄長春。直到今日，長春確未放棄，然而五十萬長春軍民，卻都要變成餓莩了。從本年五月二十三日長春郊區戰火燃燃，共軍形成大包圍，以迄今日，已經四個多月了。長春的老百姓[illegible]歷的饑餓生活，雖然[illegible]章略有記載，但猶不夠眞切。筆者於三月十二日進入長春，七月十四日化裝離長，在市郊國共軍事眞空地帶的「洪熙街」，度過十一晝夜的地獄生活，乘夜陰豪雨，突破共軍封鎖的重圍，輾轉跋涉，始經瀋陽入關。雖然託天之幸，保此一命，但長春人民苦難的情形，那血淚斑斑的事蹟，每一念及，如在目前。

流亡的淵藪

長春是東北的政治經濟交通樞紐的新興都市，國軍於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正式收復。兩度停戰，東北收復區的邊緣僅止松花江南岸，於是松北難胞都蝟集到長市。那時長春鐵路暢通，中長路北至松花江岸，南達瀋陽，長白線通至農安西柴崗，東通吉林。它是東北軍事上戰略基地。那時東北局勢安定，政府一再表示前進接收松北，具有政治上更美麗的遠景。三十六年五月，東北共軍五次攻勢中，長瀋輸血路曾一度中斷。戰事風聲過去，長瀋路修復已行試車。共軍十月的六次攻勢又發動了，於是長瀋吉長兩路交通寸斷，長春和吉林在綫斷之下都成了孤島，此後卽未打通。十月下旬，長期周邊的衛星據點如德惠、九台、雙陽、公主嶺、農安等地陸續失陷，各縣政府公教人員以及豪門地主階級，都以長春為流亡的淵藪。吉林此時也是同樣的收容磐石、樺甸、舒蘭、蛟河各縣流亡政府以及難民。十月中旬，吉林被共軍十數萬人進犯，快到一個月的攻防戰，駐軍六十軍以及地方團隊，確實的打了一次漂亮仗，擊退了共軍。豈知喘息未定，小康之局未久，本年三月九日吉林棄守，又把磐樺等各縣難胞以及吉林市民，被迫流亡到長春。目下長春是吉林省政府治下絕無僅有的一塊土，四十華里周內的空間，更收容來自不同縣分的難胞與生長此地保衛此地的軍民。他們現在面臨饑餓死亡的絕境：五十萬黃帝子孫被收容在世界最大的集中營裏，度着較納粹德國俘虜集中營更慘忍的非人生活。我流着淚執筆向全世界人類控訴這由戰禍釀成的大集中營的慘狀，善良無辜的老百姓被擲在死地，究竟是誰的罪過！

今年三月以前

長春是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一切設備都極完善。但自去年十月中旬，共軍破壞小豐滿至長春的輸電高壓線以後，市內卽失掉一切動力，工廠生產停頓，全市陷於黑暗。一年來市民均以豆油點燈，飲用井水。燃料成了問題，煤礦木柴產區都在共軍手中，市內存煤無多，而這些存煤又不屬於老百姓所有。幸而天無絕人之路，市郊有很多偽滿留下的住宅區，工廠區，那裏有整齊壯偉的建築物。先由槍桿階級率先強制的拆除大木料，運到市內論斤賣薪柴；暴民承繼其後，拾點碎餘。自被圍迄今，經過我們同胞徹底的焦土破壞，早已成為一片瓦礫。至於一般順良的老百姓，都控掘過去偽滿官廳公司大工廠燒過的煤屑，用以升火，勉可資飯。然而這種燒過的煤屑，現在已快掘盡。今年三、四月間，市場上有很多人以薪柴價論斤出賣木質傢具。但不久亦卽絕跡，足證長春燃料的何等匱乏。

食糧在長春是一個要命的問題。長春自去年十[illegible]以來，[illegible]不時搶[illegible]，政府[illegible]民，出[illegible]一[illegible]。加以長市外圍蝟集着外縣的警察保安隊以及攜帶武器的流亡地主們，他們都是變象的土匪，儘是搶而不購，搜括民間存糧，運入市內出賣。共軍也隨時搶運民食。於是長春周邊七十華里以內地帶，在兵匪交征之下，的確做到「堅壁清野」的地步。可憐農村的百姓，在拉夫、搶糧、吃光的慘狀下，家無壯丁、食無隔宿。在長春被圍攻之前，外圍的農家、房屋木料多半被拆運走了、就是茅屋上的蓋草，都被戰馬充當乾草吃光了。然而長春市內在這幾個人為的條件下，存糧很多，物價平穩，較吉林撤退當時的物價要低三成。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三月底沒有太大的波動。

四五兩月

四月上旬，一般民衆都相信局勢卽將好轉，人心穩定。糧價因軍糧總購委會在市內收購，漸次上漲。長市雖有民生安定委會的限價，以及市長尚傳道的努力，可是糧源枯竭，消耗照舊，再加奸商的操縱，特權階級的壟斷，糧價漲而不落。當局一度發動警察取締，市場上

立刻有行無市。四月下旬，糧價較三月中旬漲了五倍。五月中旬駐軍大舉掃蕩周邊，開闢糧源。把距長市三、四十華里的小據點——卡倫、小合隆、大屯、孟家屯都收復了。想不到在五月廿一日，一晝夜的功夫，局勢全非，小合隆守軍被吃掉外，其餘的外圍國軍都退守市內。大房身機場失陷，空路交通也斷絕了，從此二十餘萬共軍把長春圍困起來。糧價如脫繮野馬，立刻領導物價在翻跟斗。貧苦的百姓早已吃不起高粱米、豆餅、豆腐渣、米糠、野菜，都成了充飢的珍品。米每斤由五萬、十萬、二十萬、直線上昇，這天文數字的米價，都是由收購軍糧一手創造出來的。百姓手中的流通券總不如飛機空投整箱萬元大鈔來得方便。

六七兩月

六月下旬，米價逼近三十萬大關。長市參議員表現一次「泣秦庭」的行動，當局痛下決心，組織長市戰時食糧管制委員會，由兵團司令部、警備部、省市政府參議會派員參加，着手調查存糧、每戶不准超過三個月存糧，劃分軍糧民食界限，軍糧暫停在市內收購。一方面由省市政工大隊派員赴區保調查，鄭兼主席也下一道嚴令執行，這樣一來，持糧者縱以及奸商們有所警惕，把部分囤糧、拋售市場，另一方面集中游資，猛購黃金黑市，於是黃金每錢由三百萬直跳一千萬大關，糧價因之穩定，游動在三十萬大關之內。七月初旬，國軍出擊一次，戰事不利，糧價又開始跳動。糧管會的「祇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作風，使存糧戶又暗中活躍起來。七月十二日糧價終於突破百萬大關了。軍糧收購的人不管價格高低，蔴袋裝滿了現鈔，擠行市場。後來索運現鈔數字追不上糧價，便由中央銀行發出大額本票，額面都是幾千萬幾億幾十億的數字。長春市銀行發行五百萬以下的本票。貧苦的老百姓祇有出賣舊衣物，換錢到市上買一點米糠、榆樹皮、樹葉、麩子面、野菜等充飢。百分之八十的市民連蔬菜都吃不起了。食野菜有好多中毒，面現浮腫。麩子面（釀酒原料）雖是高粱玉蜀黍做成，但時隔經年，早已發酵，苦辣不堪。不過飢者易爲食，燒鍋酒草幾天間賣空了所有的雜子、公園裏樹皮樹葉剝光了，卡哨內空地的草根野菜都挖淨了。老百姓對於「吃」已做到羅掘俱窮的絕境。

洪熙街

七月十四日，筆者不堪生活壓迫，忍痛偕妻離開長春。當日下午通過長市南郊國軍最前線的卡哨，進入了人間地獄的「洪熙街」。在這軍事眞空地帶，輻度祇三華里的空隙，密滿了五六萬難胞，被阻不能南下；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的掙扎着。我親自領略了人類怎樣與饑餓死亡做最後搏鬥的慘酷情景。

長春市民凡是籍隸冀魯或有財勢能飛到平津做寓公的，差不多都在本年三月起，大舉南飛了，從陸路南下的，大都是貧苦大衆。（五月下旬以後，飛機無法降陸，空運即告中斷。）長瀋公路上幾乎塞滿了企圖入關的難民，共軍對此並不留難。長春市內新興的大車店如雨後春筍，每日出卡哨的大車最多的時候達三千輛以上。「洪熙街」原是「滿映」（光復後接收而爲長春製片廠）所在地，是著名的一條南下的通路。六月初旬，國軍限制難胞出市後即不准再度入市。共軍則每隔三五日，放難民車輛通過一次。但自六月中旬起，共軍便遮斷交通，加強封鎖，任何人不准通過。可是洪熙街與市內消息不通，國軍卡哨放行，難胞的車輛仍源源而來，於是這三四華里的空隙，幾千幢被拆毀的住宅，便塞滿五六萬不能南下的難民，洪熙街立刻成了鬧市。

人間地獄

筆者踏進這人間地獄的門檻，死亡恐怖的氣息充滿在這狹窄的圈子裏。最初難胞可以殺馬吃肉，用帶來僅有的衣物，換取偷過共軍封鎖線的老百姓背來的少量糧食度命。青壯年人還可以空身乘黑夜爬出封鎖線。可是後來共軍調來一批韓共，充實軍事封鎖線的力量，使難胞想做漏網之魚也不大可能。

筆者七月十四日來到洪熙街，正是韓共換防。四十華里周圍的封鎖線，把長春困得水洩不通。這封鎖線幅度約十華里，難胞必須爬過七八道共軍卡哨，每個卡哨保持電線桿的距離，晝夜在那裏監視。老百姓扶老攜幼，三五成羣，趁黑夜隱藏在高粱地裏伺機爬伏前進。可是人體發動禾葉的聲響，孩子們被蚊子咬哭以及老年人的咳嗽聲，很容易招來共軍監視的注意。一位母親怕孩子哭，把乳頭塞在孩子嘴裏，竟把小生命斷送了。共軍發現老百姓之後，初則喝令「回去！」繼則向空鳴槍恐嚇，最後糾集幾個卡哨，把高粱地潛伏的老百姓驅聚在一起講話。他和藹的告訴大家說。「這是軍事命令，任何人不准通過，你們百姓回去吃，吃光了，長春就快『解放』了。」百姓無論怎樣哭求都無效。天明之後，他們便將這些偷跑的難民持槍護送到洪熙街原處。假如強行通過，自將慘被射殺。老百姓在洪熙街那裏，晝間不得飽食，體力衰弱，夜裏爬過幾次不能脫出，饑餓與食野菜中毒，祇有奄奄一息，坐以待斃。筆者親眼看到倒斃的餓莩，屍體發散着糜爛的臭味。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躺在馬路旁哭喊着：「我的親媽！可把我餓壞了」。一個三歲的嬰兒，母親把他丟在馬路上，已經餓得不會哭了。洪熙街也有破爛市，衣物不值一文，吃食價格與市內平行。買賣糧小販時遭饑餓羣衆的搶劫分食。僻路上專有搶吃的饑民。這地方沒有「統治者」，國共兩軍的諜報員則出沒其間。夜裏兩軍開火，這幾萬難胞就變成火線上射擊的「活靶子」。筆者和妻處於這生死線上，沒有恐怖，一心一意的尋覓怎樣掙扎脫出險境的路子，鼓起生之勇氣與饑餓死亡做最後的搏鬥。

衝出重圍

十一晝夜的功夫，我們和同伴六人做了四整夜突圍行動。但是因爲突圍的人太多，夜裏有月光，共軍卡哨太密，結果都歸失敗。同伴中三人不能忍受苦難折磨，決計設法回長。我和妻每天吃兩頓炒麵混合野菜吃的稀粥（炒麵是從市內帶出的），夜裏露宿在兩層破樓的廢水泥地上，忍受蚊蠅的螫刺，卻能稍避風雨。置身死地，祇有前進才有生路。七月廿四日這一天，我們聽到市內高粱米每斤已賣流通券二百萬，黃金每兩達三億六千萬，銀元每個三百萬。市內難民仍陸續不絕的外出，因爲市內報紙造謠，說共軍又開放卡哨，所以洪熙街附近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皆是餓莩。入夜陰雲密佈，旬月來一場驟雨。我們糾合兩個識途的同伴，突出冷門，沿共軍碉堡工事邊緣爬越封鎖線（因共軍卡哨多集中監視主要路線，碉堡工事夜有燈火，老百姓多不敢靠近，然而工事周邊的草原地無卡哨）橫穿莊田、草原、公路、河流、共軍交通壕、孟家屯鐵路綫、遍體雨水淋漓，一身泥污，輾轉曲折一夜間踏破四十華里，拂曉前抵達長春南的大屯站。從此途經公主嶺、四平、昌圖、開原等地、除稍受共黨兒童團囉嗦與共軍檢查外，乘大車並無任何麻煩。八月一日抵瀋陽。報載長春米價每斤五百萬。八月十日到天津，民國日報載長春米價法幣二億五千萬（核東北流通券兩千五百萬）益世報載南京專電：長春黑市出售人肉，每斤流通券一百五十萬，消息傳來，慘絕人寰。（九月廿五日）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每文以三千字爲最合適，最長請勿超過五千字，並請在文內自加小標題。

又一篇關於共區生活的報導

觀察讀者投寄

哥哥自解放區出來，談起家鄉的種種情形：去年冬天，土地法大綱頒佈以後，村中又醞釀鬥爭。農戶分成三等：富農、中農，貧農。我家五口人，種十五畝田，剛夠每人三畝田的最低標準，本來算不了富農的；不過自祖父起，都是僱長工種田，算是三世剝削過窮人，因此列爲富農，也就成了清算鬥爭的對象。祖父一生獻身鄉村教育，爲人和平，熱心公務，沒留下什麼仇恨，所以沒受到拖打等等侮辱，只捐出了五畝田和幾身舊衣服。小孩子在學校裏被貧農的孩子剝去了一件外衣，只此而已！不過在清算的風暴裏，母親和孩子們都不敢出大門一步。晚上民兵伏在屋脊上聽動靜，全家都變成啞吧，小孩子也乖了不哭不鬧。民兵偶而自窗戶中投進兩塊磚頭，也激不起什麼反響。冬天就在這軟禁中過去了。除去白薯充飢外，沒吃過一粒糧食。臨過年時，母親作了點粉條給孩子們吃，餵豬時不忍帶上一二根粉條頭子。偏巧兒童團的三五個孩子來査飯，看到了豬槽中的粉條，馬上唱了一隻歌，大意是說，窮人吃不上粉條，富人拿粉條餵豬，剝削了窮人養肥了豬。晚上村中的廣播台（註一）也廣播這一件事，對我們大加抨擊。過年時村中殺了我們的豬，送還我們四斤肉，孩子們吃了兩頓，都歡天喜地。

別家富農好多都吃了苦頭。阿江叔把糧食藏起來，被拖了三次，差一點送了命，結果糧食都被充公。後街「老孫」本是絕戶，只有一個女兒，平日愛穿得乾乾淨淨，老子被灌涼水，女兒被吊了半天，兩手縛傷，聽說要成終生殘疾。

好多大族人家，都分了家。夢想五世同堂的老年人再也不固執了。這可以表示「經濟方面的適應，可以改變頑固的思想。」談起分家，又觸到了一個小小的問題。本來土地的重新分配，是計口授田，分家時當然應該按人口作分配的標準。但是中國農村舊習，是按股（一個兒子算一股）分家，官方也無明文規定，所以分家要起糾紛。村幹們爲省去麻煩，往往依從古法。這大概可算是向舊勢力低頭。

貧民團組織的時候，因爲可以鬥爭富農，所以都爭先恐後的加入。但是誰是眞正的「貧」呢？於是開坦白大會，大家「比窮」，人多稱之曰「比骨頭」。比窮時還要說出窮的歷史來。有人沉痛的陳述歷年所受的苦難，也有人將祖宗幹缺德事，耗光了家產的故事，和盤托出。貧民團組成以後，我們的一個本家叔叔被選爲主席。他母親一生吃嘴不作活，傾盡家產後帶着最小的兒子跟人跑了。大兒子和老三，都去抗日，被鬼子捉住砍了頭。二兒子作長工，乳名阿貓。既榮任主席，人呼之爲「貓主席」。

貧農可以鬥爭富農，本來是很興奮的事，不過傷腦筋的是要出壯丁。共軍兵員的死亡很大，壯丁沒有生還的希望，所以好多貧民怕出壯丁。鬥來的東西都不致要，交由村中保管了。因爲逃避兵役，村中青年大都流亡了。哥哥強調的說，「解放區的危機，是壯丁缺乏，生產減退。」不過主政者也有見及此，正謀充分利用每個人的生產力。公務員除了辦公以外，還要幫人種田。縣長沒有一定的衙門，民衆有什麼糾紛，需要縣長解決時，往往到田裏去找他；樹蔭下或田埂上，就成了臨時的辦公廳。關於縣政的推進，也往往在田裏休息的時候籌劃，辦起事來簡捷利落，沒有等因奉此的麻煩，所以還有時間參加生產。解放區的需要，糧食以外，要算土布了。老太太和小姑娘，都參加紡紗織布的工作，由村中貸給棉花，織成布後，一半交給村中，一半算是利潤。據說沒有一尺洋布，能夠進入解放區。好多人家，又都恢復了古時的自耕自織的狀態。遊手好閒的男子，公開或不公開的賣淫婦女、乞丐、盜匪、早已絕跡，可以說已經沒人遊離在生產以外。雖說如此，生產仍有不足之感。人民的生活水準，雖說漸趨平等，比起戰前，卻普遍低落了——這大概不只解放區如此吧！

我們本是小康之家，如今卻在飢餓線上掙扎。舅父和二姑母，本來是赤貧，如今卻凍餒無虞了。舅父耕田，舅母織布。舅父還幫助村幹作事，不過舅母反對舅父加入貧民團。因爲貧民團的家屬，有時要到街上遊行喊口號，舅母不願到街上去伸臂吆喝。富農們的服飾，經由鬥爭或買賣，大多落入貧民手裏。過年過節時，貧農們穿得倒也整齊，富農們卻好像化子。富農們常常嘆息：「我們比貧農窮，倒算是富農。他們的老子吃喝嫖賭弄光了，他們反倒有理！」

提起村幹，哥哥非常憤慨。他們大多目不識丁，對事情的理解，往往錯誤百出。然而他們卻威儀十足。比如人民的訴訟，第一步由村幹和解，第二步才上訴區公所。不過他們的調解你必須服從，否則他們拒絕將你的案情報區所。任何訴狀不經由村公所轉遞，概不受理。這樣造成了他們的專橫。專橫外加糊塗，大概就等於暴虐。聽說新華日報曾經對村幹大加抨擊。所謂「組織」也發動過搬石頭運動（註二），好多村幹吃了虧，有的充軍，有的送了性命。

我們家本來可以僱長工耕田，不過近來有互助運動。不會耕田，或沒有壯丁耕田的人家，可以向別人家換工，這樣互助根本用不到僱長工了，立意原非不善。但是村幹們不理解互助的眞意，並不推動換工的運動，只是生硬的禁止僱用長工。這是對不能自耕者的惡意的捉弄。母親快六十歲了，只得親自下田。我們家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漸趨絕路。哥哥經商，本可隨款接濟家用，可是匯兌須由「國一邊二」，倒轉來成了「國幣四十元對邊幣一元」，匯款太不合算。於是哥哥改跑單幫，帶貨到解放區出售，這樣使家庭可以鬆一口氣。解放區對於小本工商業，相當保護，商人賺了錢不在鬥爭之列。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很歡迎商人運入，他們禁止的東西，沒人敢攜帶一點點。

家鄉一步步走上絕路，唯一的原因就是沒人種田，我在外作起碼的小公務員，鬼混了幾年，也傷透了心，不總的起「歸與」之情，曾對哥哥表示：「我眞想回去耕田，就怕他們當國特殺了我！」

「殺人比從前不容易了，去年流血鬥爭的時候，×村多殺了幾個人，結果指導員被活埋了，雖名是「托派」。不過你回去能作什麼呢？百斤的擔子挑得起嗎？鐵鍬揮得動嗎？作他們的公務員嗎？不要忘記你是富農的子弟，到處受人歧視！」

叔叔的大兒子，今年二十歲了，本來今年暑假可以高中畢業了，然而去年冬天，臨過年他父親和幾個同學一同跑回家去，又瞞過了家裏的母親，跑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叔叔說是年輕人頭腦簡單，受了宣傳的毒，也有人說他們到達目的地後，大失所望，偷偷往回跑，又被截了回去。這些都是傳說，究竟怎樣沒人曉得。記得我離開他時，他只有十歲，一向是腼腆而善良的孩子，就是現在，好多人提起仍不禁點頭讚嘆！

（註一）村子的中央和四週的屋頂上，站着幾個人，中央的人手執傳聲筒報告，四週屋頂上的人接着轉播，全村都可聽見。每天晚上都由這樣的廣播台上發佈命令。

（註二）將村幹比作石頭，壓在人民頭上，應該搬去。

廣西在尋覓一條道路

懷藍

（觀察桂林通信）李宗仁到海寧觀潮去了，廣西的人，除掉厭倦這個政權的，以及已經糾衆叛變的，是都關心他的。廣西民間，也在流行關於李宗仁行蹤的傳說，這傳說不同於京滬所流行的和謠，卻是：副總統要回廣西。

這在四個月前，正是白崇禧辭就華中剿總司令的時候，也曾傳李宗仁有電回省，說要離京返桂。李夫人郭德潔並有信給桂林市政當局，叮囑早爲準備接待的工作，趕造下榻的官邸。後來卻到了北平，一住經月。

這次回省的消息，是官方透露的，桂柳邕三地的廣西日報和中央日報，都有登載；因爲廣西省地方行政會議十月一日開幕，李白都作過表示：將趕回桂林與會訓話。四大城市中，柳州已在市面着實地做歡迎準備；南寧的文化捐客，正在編印李副總統的年譜和言論，趕上回抵省內的日期，刊行問世；省會桂林是政治風候的氣象台，只在幕後進行工作，表面上做得平平靜靜的。

最近，消息又變了卦。省保安司令部出面闢謠，說副總統回桂說並非事實，而是白總司令返省之誤，應該中止歡迎籌備。省當局並指責邕柳兩地的廣西日報，認爲處理反映省政的新聞不夠謹愼。消息越來越離奇，記者特地往訪一位行政區的專員，探詢究竟。他說：「我沒有什麼祕密可以奉告，也許黃主席知道全部的眞實，也許黃主席也不盡知道；政治的變化性很大，波浪起伏中，常常出現一些不能逆料的突發事件，黃主席所能把握的，也不過是主要的線索和原則而已」

另方面，九月十二日的晚上，中央社拍出李宗仁赴港的電訊，跟着又自動通告撤銷；許多報社都照着按下這事不表。十四日的桂林廣西日報，卻發了一條三欄加框的新聞，眉題是「赴港之說不確」，主題是「李副總統昨遊太湖」；並在電訊內文中按了一按，把中央社撤銷電訊的經過和盤托出。這一記耳光，當然不僅擱在中央社的臉上的。李宗仁的行蹤在廣西，竟有如此之多的曲折內幕，把這些前前後後連串起來研究，眞是一件令人尋味的事。

廣西在重復開始摸索一條自助的道路了。

消極方面，是力圖自固：當局對於現存政權，懷着敏銳的警惕；對於人事的佈署，也極其理智而不動感情。卅五年的秋天，正是龍雲調職中樞之後，廣西省參議會改選發生糾紛，雙方爭執不下，白崇禧親自跑回桂林處理，結果以省內元老的蔣繼伊爲正議長，岑永杰備了一個副席。岑雖然傾向中央，但比較陳錫珖溫和，還能爲省當局所接受，一方面也算作表示廣西門戶半開，兼收並容的雅量。不過，在選票指揮下，駐會省參議員中，已無一員陳系人馬；而在省府內部策應陳系的省委陳壽民，嚴海峯等，都一一先後下台，陳嚴都是黃旭初的義兄弟，息影了將近兩年，還是無法再起。

當時擁陳（錫珖）的中央日報，和支持李（任仁）蔣（繼伊）的廣西日報，事後也鬥爭更烈。經濟改革以後，內政部原規定對開新聞紙每張可售金圓六分，但廣西日報只折售四分，並公開聲稱，發動秋季攻勢，每天增出兩個特刊；中央日報則拚命抑低，凍結在原價法幣十萬元上面。至於業務以外的「競爭」，廣西日報另辦了一個衍生的小型報，還有中央日報媚美扶日的露骨言論，立即痛加抨擊。南寧中央日報去冬遭火焚毀，自稱是奸匪僨恨所爲，南寧廣西日報則說是該社自己縱火邀功，危言聳聽。鬧得開交不得，終以不了了之。最近，中央日報揚言要封鎖廣西省府新聞，黃旭初滿不在乎，表示省內自有機關報，不愁新聞無處發表。因此廣西雖窮，卻在拮据的省預算內，劃出一百個名額，充桂柳邕三地廣西日報職員的薪津，支持了這並不算小的新聞機構。

積極方面，抗戰前「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口號，變成「重建廣西，復興中國」，更動了一個副劄。爲了財政上的自給，李宗仁曾召財政廳長陽明紹晉京，面授吸收外資的機宜，隨着曾其新也退出建設廳長的職務；（曾是李，白的老師，省內人一律尊稱爲曾老師的。）讓給前行總廣西分署長黃榮華，以便和美方接頭，爭取建設援款；曾則現任粵桂經濟物資聯運處長，主管兩省間的物物交換。

整訓幹部的計劃，同時在廣大地進行；各區都開設了地方行政幹部訓練班，調訓鄉鎮村街長及中心校長，號召學員發揚過去的苦幹作風，體認省當局的施政精神。

下半年的施政綱要已經通過，標榜着實施土地改革，澄清吏治。土改法令頒行後，還發動廣泛的討論，以提供執行上的參攷和修正。討論中，各級官吏都還不諱言目前地主操着政權，可能因土改而叛變；認爲需要加強佃農組織，才能保障實施後的成果。黃旭初也一再慷慨陳詞，聲言嚴懲貪污，貫徹土地改革，他說：再這樣下去，民心勢將盡失；我們要主動地革自己的命，如果讓共產黨來革我們的命，那便遲了。

在八月，黃旭初作了爲期一月的出巡，視察各區訓班的訓練情形，指示整理地方財政的要點，除了桂西北及桂東北少數縣份外，足跡遍及全省。每到一處必對各部門分別訓話，必召見行政首長和民意代表齊談。桂林的廣西日報評，這次出巡地區之廣，行期之長，都是十年來所沒有的。廣西服膺中樞，出師北上抗日，恰也是十年以前的事。十年，可是兩樁事的巧合了。

以上種種措施，實是萬花撩亂，洋洋大觀，十天後的省地方行政會議中，當會通過更多的議案的。這一切，無非表示廣西在找尋一條道路，廣西當局正在以似乎很高的興致，酬償改革的雄心。至於能否改革，改革的成績如何，以及政權所代表的性質所給予的限制，均須等待以後事實的證明。

經濟評論社徵約國內各地經濟通訊記者啓事

本社出版經濟評論（週刊）已滿三卷，今後爲充實內容，增加「國內經濟通訊」，報導各地農村經濟，工礦生產，地方金融財政賦稅，市場物價，以及一般人民生活等實際情況，擬在國內各地約請通訊記者，按稿計酬。如有業餘對於當地區域經濟有廣泛認識並有深刻興趣者，願定期供給本社通訊文稿，每篇字數至多以三千字爲限，立論態度須客觀公正，報導事實須具體眞實，筆調風格須平實活潑，一經刊載，稿酬從優，並長期奉贈經濟評論。應徵者請書明履歷，試稿後再分別函洽。來稿請掛號郵寄「上海（18）建國西路七十五號經濟評論編輯部」。

看守所

魯鄆

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我被押進了看守所。

前面是軍法處的傳令兵，提一隻圓罩燈，急促的走着。兩個武裝兵托着上了刺刀的步槍，緊跟在我背後。石鋪的小巷高低不平，四個人默默地走着，石塊碰得鞋尖發響，小巷中的狗被驚起汪汪地亂叫。拐了幾個彎子，停止在一座龐大的建築前邊，黑暗裏也分不出是廟宇還是衙門。傳令兵照直地進去。「走！」——後邊的武裝兵拿槍托搗了我的屁股一下。

門開了，我被帶進一座污黑的房子裏，撲臉一股無名的臭氣。一只黏滿黑油泥的破碗，從牆角上的瓌洞裏發出微弱的燈光，在黝黑而潮濕的地上躺了兩排『犯人』，他們都是脚向外，頭頂着牆，中間閃出一條寬不滿尺的走道。帶我進來的士兵，他從靠後牆一排擠得很緊的人堆中，用脚踢開了一條只能側下身去的空隙，手指着回頭對我說：「你就睡在這裏！」被踢醒的人，用驚慌而又呆滯的眼看了我一陣，隨即閉上。「砰！」——士兵出去把門鎖了。房子裏充滿了低微的鼾聲，嘆息和酸臭的氣味，我在十分的疲憊中倒了下去。

外邊的天嚮然亮了，房子裏還是黑洞洞的。西牆上接近梁檐的地方開了個窗——那是一個扁小的洞，插了一排木椿——好像魔鬼的眼在猙獰地監視着我們。太陽反射的光，從這隻鬼眼裏鑽進來，在我頭頂的牆上掛滿焦黃的乾鼻涕，和一些已經發了黑的血塊！

光線比較強些了，『難友』們坐成個圓周，一個生着疥瘡的中年人問我：

「老鄉，你是啥案子呀？」

「連我也不曉得。」——我說。

的確連我也不曉得。過了河就被渡口上的守兵扣留住，軍法處裏也沒有宣佈我底罪名，只是在送押的票子上塡了「嫌疑」兩個字，——我就是這樣失去了自由。

「嫌疑」如果就是罪名，他們指的是甚麼呢？我也想了，那就是：我和軍部幾個同事在談話中攻擊了特權階級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掀起的內戰，和由它所造成的罪惡；我還說出軍長把全軍官兵三個月的薪餉壓住不發，派他底小舅子（軍需處長）拿到上海做投機的生意，是一種違法而又無恥的行為。這些話一定有人傳到軍長——那個陰險的老傢伙——耳裏，因此代表面上派我過河和×軍連絡，却暗中通知渡口上的守兵扣留我，送進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審問。他們在審問時所用的那些殘忍的手段，我是知道的，為了眞理，我準備忍受一切！

「我犯了啥罪？你們這些狗東西！」——忽然，靠後牆坐着的一個老人啞啞地喊叫起來。他身上穿一件褪了色的淺藍粗布棉，肩頭袖子上都磨開了洞，漏着灰棉絮。赤光的脚，套了一對髭髯子，後跟磨得裂綻着。從他底爬滿了繚亂皺紋的瘦削的臉上，一看就知他是一個飽經滄桑受着生活煎熬的老農。他底一對充血的眼，直瞪着前方，嘴裏還咕噥着一些聽不清的言語，——顯然地，他是受了甚麼嚴重的打擊才有的這種瘋顚的狀態的。

「領飯啦！」——一聲喊叫從門板上稱作『風眼』的小方洞外限衝進來，裏邊跟着起了一陣騷動；門口像一羣難民在搶着施放的賑糧。同我睡在一起的小黃，將領來的一碗半糠的小米粥，放在那個瘋顚的老人手裏，憐憫地：

「老伯，快吃罷！」

老人的眼並不去看同他講話的人，仍舊木然的直瞪着前方。

「快吃罷！」——小黃溫和地說，「你不怕餓壞了？」

「唔。」——老人機械地把他底長滿着白鬍鬚的嘴，顫動着湊近飯碗，開始吸吮。

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猜忌、掠奪，然而也有偉大的友愛和同情，小黃底這種舉動就深深地感動了我。

小黃是本城省立中學的學生，在我們三十七個『犯人』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大時代的風暴將這個年輕的孩子鍛鍊得堅強沉毅；他沒有像別人在失去自由後的憂鬱、苦悶和暴躁，他總是溫和地同別人攀談，集中了注意力傾聽着別人訴說各種不同的遭遇，當他聽完對方的苦難之後，總是握緊他底拳頭，望着門外恨恨地說：「這種萬惡的社會，非重新改造不可！」在我進來的第二天，談到他被捕的原因，他說：

「當報紙透露了浙大學生于子三在看守所被謀殺的消息之後，同學們都非常氣憤，我和自治會的三個同學當天下午就寫了一篇抗議的壁佈，貼在校門上。第二天被校長查出是我們做的，就一口咬定我們有共產黨的嫌疑，我們問他有什麼證據？他說：『不是共產黨為啥寫反抗政府的言論？』我們反駁說：『這是我們對於保障人權的呼籲、憲法上訂着人民有言論的自由的。』『不要強辯！你們……哼，辦不到！』——他咆哮起來。」

「以後呢！」

「以後我們就被他監視起來。」——小黃用沉重的語音說下去。「本來早就料到他們會有毒辣的手段使出來的，果然不到三天，我們就被十多個武裝兵從學校押到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句話也沒問又被送在這裏，那四個還不知道送到什麼地方了！……過了一個多月他們才開始審問，要我招出『同黨』，『受了誰的指使』。這眞是豈有此理！……你看！這是被他們拿繩子弔的。」

小黃說罷將袖子剝起，在他結實的胳膊上現出來兩條粗蘇羅印子的黑疤。聽完了小黃底話，我心裏感覺很膨脹，呼吸有點困難，我只想打破囚室的門，衝出去大叫一通，吐一吐悶氣！

「我犯了啥罪？你們這些鬼東西！」——瘋顚的老人在牆角下又啞啞地喊了起來。

× × ×

天到中午了，『難友』們三五成羣抱着膝蓋低聲的交談着，有的俯身在地上，屁股蹶起來寫家信；有的脫下衣服拿虱子，捉跳蚤，——這裏邊生存着無數的像麥粒大的虱子；像黑高粱顆子似的跳蚤——那個瘋顚的老人，背着牆跟打吨；小黃躺在地上看一本破爛了的書；衛兵抱着槍在門外唱起小調：「天上的松羅什麼人兒栽？地下的黃河什麼人兒開？什麼人把守三關口？什麼人出家沒回來？……」

「討厭！」——小黃朝門外瞪了一眼，把書放在地上。

「那個瘋顚的老漢究竟為的什麼？也被關在這裏？」——我問小黃。

「寃枉極啦！」——小黃看了正在打吨的老人一眼。「聽說老漢是當地人，他只有一個兒子，在七年前被保長抓去塡了壯丁，撇下個年輕的媳婦。他村上的土豪想他媳婦的壞主意，這老漢不答應，當面罵了那個土豪一頓，沒待半個月就被抓來了。」

小黃說到這裏望着老人嘆了口氣，補充道：

「老漢被抓來的當天夜裏，那個可憐的媳婦就被土豪糟蹋了！」

書評

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

嚴中平

Maurice Dobbe,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George Routhledge & Sons, London, 1947, 3rd, ed. 18s pp. 387

做一個現代人，似乎總得對現代經濟生活的來頭有點認識，英文著作中這類大學教本和普通讀物很不少。這類書裏，有許多種大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時代常斷自十八世紀後半，內容常從產業革命說起。這代表一種看法，認爲近代經濟史上的大變動發自產業革命。這種看法并不能算錯，不過，這種寫法對於現代經濟之所以別於中古經濟，現代社會如何自中古社會蛻變而來，產業革命如何發生等等問題，都難得有充分發揮。與其這樣，不如把時代更上推幾百年，捨產業革命而以資本主義發展史爲敘述主題，似乎更妥當些。

以資本主義爲主題來寫書的，過去也有不少人，如桑巴德・翟布生等等。觀點不說，如今這些人的取材也已顯得陳舊了。多布 Maurice Dobbe 這本書是集合近二十幾年的專題研究成績寫成的，拉長時代，放寬眼界，着實而學究氣，有見解，有系統，在晚出的同類書裏，最稱佳作。

多布是研究經濟理論的，現在劍橋教書。在這主觀主義思想汪洋氾濫的國度裏，他是一位很特別的人物。他那本「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就對正統理論批評得很厲害。現在這一本，寫法也頗特別。全書八章，第一章論資本主義性質及其發展階段，餘七章述資本主義發展史，從十二世紀直說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實在把牠當作一本資本主義起原史來讀，最爲合適。

多布首先正名，確定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別於封建社會，既不如桑巴德所說是這個社會特別講究生意經，也不如德國歷史學派所說是貨幣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分別，這是一個以特殊生產方式爲基礎的社會。在這裏，生產手段爲少數人所佔有，勞力本身成爲商品，資本和勞力按契約關係結合生產。就英國而論，這種生產方式由零星萌芽發展到佔據全社會中的優勢地位，是十六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早期的事情。

對於資本主義起原史的敘述，多布先從封建制度的解體說起。談到封建制度的解體，人人都從商業發展和城市興起上去找解說。多布指明，力役之改折，僱傭勞動之出現，需以市場之存在與貨幣之流通爲必要條件，自然無疑。不過這樣的必要條件并不成爲充足條件。城市興起對於封建社會的作用，也祇在城市作爲逃亡農奴的隱避所，及其供給農奴以獲取貨幣的機會，從而進行改折這些方面，才可以說。若謂商業與城市的發達是封建解體的決定力量，那商業繁盛的區域，大城市周圍地帶，應該是實行改折最早最快的區域。反之，商業落後地帶，改折也應最晚最慢。無論是歐洲大陸或是英國，實際情形都未必如此，而且有時正好相反。

封建的解體，不是封建以外的力量——如商業，所造成的，決定的力量還在封建組織的內部結構上。原來自十一世紀以後，西歐封建社會就開始走上絕路。一方面封建統治階級的人數不斷地的膨脹，戰爭頻繁，生活奢靡，統治者的財政支出就無止境的膨脹。如何從莊園上榨取更多的收入，成爲了封建統治者日益嚴重的難題。另一方面，戰爭、災荒、疫癘，已在破壞經濟，戕殺勞力，而剝削沉重，勞動者根本也沒有提高生產的興致；技術停滯，地力日枯。因此，農奴的生活日益陷入悲慘的境地；封建統治階級的財政也日益緊迫，莊園組織作爲一種生產制度，已不復適應現實，社會的要求，必得有所變動了。

在上述情形下，農奴便起而叛亂或離村逃亡，領主也祇有兩條路可走，或是像東歐那樣，加緊束縛，加重剝削；或是像西歐那樣，將封建貢担改折貨幣，從而改變土地的經營方式。如果走上西歐道路，無論是領主自動實行的，抑或是被勞力缺乏，或被叛亂所逼成的，結果總必以僱傭勞動代替強迫勞役，封建的莊園組織自然也就失其依據了。在英國，這一過程開始於十二世紀，盛行於十五世紀，不過力役之改折并不等於封建關係的全部消滅，若干殘餘的陳跡是要到十七世紀中葉才掃除乾淨的。

在這書裏，多布駁斥重視商業作用的看法，闡述改折制度，對於領主的經濟利益，指明益嚴空虛，營養不良，

「啥罪名嗨？」

「啥罪名，還不是那一套嘛，——勾通共匪。」

「有證據麼？」

「證據？」——小黃苦笑着說：「有錢有勢的人一句話，就是證據！」

「小聲些罷！」——正在捉虱子，生滿了疥瘡的中年漢子，深怕小黃底話被外面的人聽去吃不消，善意地提醒他一下。小黃崛強的向地上一仰，兩隻手反托着後腦，臉向着房頂說：

「怕什麼？至多也不過拚出這條命吧。」

第三天晌午，人們零亂地躺在潮濕的地上，有的打瞌睡；有的默默地想心事。小黃站在門跟前，他指着一個墻角下問道：

「你看見沒有？」

我趕緊跑到他身邊，惶惑地順着他指的地方看見：墻角下放了一口尿缸，滿缸紅橙橙的漂着白沫的尿水，漸漸向地上滴濺着。離尿缸兩步遠，有一堆麥稭還在那裏蠕動着。我前進了幾步，從麥稭稀少的地方發現一隻黏滿了黑泥的人耳朵，和一蓬繚亂的參雜着麥稭的長頭髮！我底心突然緊縮起來，胸背似要發生痙攣，回頭看見小黃緊閉着嘴唇。

「不明白吧？」——待了許久，他說。

「……？」

「他也是個嫌疑犯。」

「嫌疑犯？」

「嗯，是個乞丐。」——我們走回來坐在墻跟下，小黃悽愴地說。「城門上的衞兵從他底口袋裏搜出來一個彈殼，軍法處在審問時說他有共軍間諜的嫌疑，上了一次刑也沒有審出什麼口供來，被關在這裏已經半年啦，……從進來就害着傷寒病，現在連吃飯，說話都不會了。加上這幾天刮北風，又沒的蓋，怕就要完啦！……班頭打報告給軍法處，他們回答說：不管，死了抬出去就是了。」

「這是什麼法律！什麼世界！」——我不禁大叫起來。我底心突突地跳，全身振動着，我面向着墻，墻上的血一塊漸漸在我底眼前擴張，擴張成一個龐大的黑洞，我看見一羣兇狠的野獸在吞噬着人們血肉模糊的骨骸！

「放風啦！」——門外限一聲尖叫，接着木門「嚓」地一聲開了。『難友』們一個個失神地走出去，陽光從門口斜射進來。我像是做了一場噩夢，簡直不敢相信方才的見聞，但是活活擺在眼前的事實，我有什麼理由懷疑它呢。

「我犯了啥罪？你們這些狗東西！」——瘋顛的老人又在嘶啞地喊起來。……

加深災疫的嚴重性，又討論政治因素，社會因素，乃至莊園面積，農作種類等等，對於封建解體的作用，非常精采。遺憾是關於農民叛亂，未加重視。

分析了封建解體問題之後，多布接著就敘述布爾喬亞的起原，這是城市裏的故事。城市乃布爾喬亞的搖籃，但我們需知，本來城市社會的基礎，建築在小商品生產方式上。商人、主匠、職工，在身份與收益來源上幷沒有太大的差別。城市土地的漲價收入，該是早期若干商人與主匠蓄積財富的主要來源。變化發生在城市獲得市政自主權以後。大陸上自十一至十三世紀，英國自十三至十四世紀，多數城市都已獲得市政自主權。這以後有力的商人和主匠便把持基爾特組織和市政機構，按照自己的利益統制工商各業，城市裏發生了階級分化，布爾喬亞階級才逐漸壯大起來。這時布爾喬亞蓄積資本的方式有二，一為政治性的，藉把持市政和其他特權來進行，一為經濟性的，以進行區域間不等價交換為主，多布稱之為「商業剝削」。應該注意，這時代商人的利益主要是寄托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隔離上的，諸凡市場交易方法之落後，各種封建的地域限制，各種專利特許權，乃至區域性的災荒，都是商人獲取厚利的好機會。所以儘管商業對於封建制度發生解體作用，商人都是封建社會的寄生者而非破壞者。商人一經獲得他們所想望的專利特權，就從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去和封建統治者相安協。此所以這時代商人資本較為發達的國家，幷不就指示該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必較他國為早為速。

從十六世紀後半起，英國的布爾喬亞為適應市場需要，開始組織新型的生產機構、散工制度與作場制度。多布特闢為產業資本的興起一章來討論這些問題，關於新型生產機構的組成者，多布是相信兩元說的。就是一方面是純粹商業資本侵入生產領域，進而統治生產，這是一條過渡性的途經。另一方面是一部份生產蓄積了足夠的資本，浸入商業，到適當的時機，便起而組織生產，這是一條真正革命的途徑。然不論來源如何，結果都為資本對於生產控制的發展。到了十七世紀，儘管生產工具還和封建時代無異，然勞動者已失其獨立性，成為資本家手下的僱傭工人，生產關係從此便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了。

產業資本的興起這章書所討論的時期最短，所佔的篇幅最長，可見多布對於這個問題是十分著力來寫的。在這章書裏，他不獨以英國對像，詳細說明新型手工業組織如何發生，最近起於那些部門，怎樣從此導出生產技術的改良與生產方式本實上的變化等等問題。而且取荷蘭、法蘭西、意大利與日耳曼諸城的歷史作比較研究，說明其各自的發展路線何以與英國有別。多布嘗試過，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有兩個潮流且有絕大的影響，一為十七世紀政治社會的大變動，一為產業革命。前一項問題即在本章討論範圍之內。此中最顯著的是他分析這新舊交替時代的英國，那些全靠特權的商業起家的商人如何與封建統治者相結合而成為新時代的階級，那些與生產有關的商人製造家又如何進行政治鬥爭，衝破封建束縛，幷他們鬥爭的目的何在，成就有何限度？又農業裏階級利益如何分化？政治上中央與地方，君主與國會，各取怎樣立場。凡此種種，布爾喬亞與封建貴族[illegible]內部階級利益的分化與衝突問題，常被別的史家所忽略，多布卻特別重視。

在敘述產業革命以前，多布還有兩章討論資本的蓄積和無產階級的形成兩個問題。多布強調資本主義如要充份發表，必須在時間上先行具備這兩個條件。

多布所謂歷史意義上的原始蓄積，乃是多數人的財產所有權轉移幷集中到少數人手裏的意思。產權的轉移與集中，需要買賤與賣貴，這是在特殊社會環境之下完成的。多布認為十四至十六世紀君主與貴族大破產，地產與公私債務的投資，使給布爾喬亞造成原始蓄積的絕好機會。十七十八世紀海外貿易的擴張與殖民地的開發則又構成另一個蓄積浪潮。所謂重商主義就是買賤賣貴要求下的一套思想制度，所以多布也連帶論到重商主義。這章書前半論原始蓄積部份，多布論述有時脫節，比前此各章遜色得多。

無產階級的形成，是許多因素造的。隨若封建的解體，領主家臣、寺院僧侶，都會投入無產階級羣裏。然最重要的力量，還是圈地運動和階級分化，前者藉強制手段把農民剝離土地，後者則是經過高利貸的剝削將勞動剝離生產手段。這章書裏，多布又常有新鮮可喜的說明。他指明十六世紀物價革命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應該從真實工資的跌落方面去理解；指明圈地不夠激底的區域，勞動者緊抓著土地，資本主義仍舊採取散工形式，工廠制度的開展常被羈延；他又證明土地不足，不必其成為工錢勞動制度的前題條件，就是土地可以無限制佔用，工錢勞動者還會出現。這就是說明在商品生產的潮流，小生產者在分化作用下顯得如何脆弱，無從對抗歷史的衝擊。

經過前述種種變化，英國社會到十八世紀後半乃發生所謂產業革命。產業革命興，社會經濟關係必得緊隨著技術進步而發動，資本主義就從此入於大舉開展的時代。到了十九世紀，諸凡資本、勞力、技術、市場種種因素，都特別適宜於資本主義的擴張，所以這時代的進步速率，到達空前的高潮，成為英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直到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才出現大蕭條。二十世紀裏，第一次歐戰以前，英國又曾復興一陣，資本的累積，加速進行，不過技術無進步，後進國家業已興起，所以對外易貨條件倘趨於不利地位。兩次大戰爭之間的中心趨勢是獨佔的發展。獨佔企業的目標已經不復着眼於生產方法之改進，而轉入於金融與商業的統治上去了。這個潮流下英國經濟的上諸種變動，多布也分析得很詳細。這章書最後和他的「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第四至第七各章對照來看。

多布不曾打算寫一部資本主義全史，但他所接觸到的問題，多半部分析得很精密。總觀全部，可以看出他對於這段歷史的務法，很重視發展過程的階段性，他確實也證實了遺辯證法。

一九四八年八月廿七日寫完，英倫。

搜羅全國報章雜誌　聘用專人分類剪輯

中國新聞資料供應社

徵求訂戶

本社以促進文化發展，便利各機關社團個人及各種業務機構之研究參考為目的；創辦以來，深受各界歡迎，訂戶日增。茲為擴展業務，除在國外進行推廣交換外，特在國內普遍徵求訂戶。如蒙指訂，必當竭誠服務。

供應辦法

一、訂戶將所須之項目，逐目開示，並指定每目之重心及範圍，逕函本社。

二、本社根據所指訂之項目，將資料分類剪輯，貼于定式之紙片上，標明出處時間，分次投送訂戶。

三、資料價目，依片數計算，每一新聞片金圓兩分，專欄文字每片四分。

四、訂戶請照指訂之項目，每目預付二元，月終結算，多退少補。

查攷保存便利簡易　豐富翔實經濟合用

總社：南京(2)西華門二條巷三十七號